

邵元沖先生著

玄圃遺書特輯

吳亦恒譜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167B

天聲

仁

言

中景以默先國翼
華行為君生學如
民 術夫倡人先
國 道人尊奮生
戴 三 術輯民起殉
傳 十 其族從難
贊 三 正軍之嗟八
於 年 勸稿氣乎乎年
陪 十 題干志此寇亂
都 二 四篇也正昔
行 月 四字印年急
院 十 二字行全
唐 記 以誌之



浩然天胞，仁廟示
海遠國化，道流黎民也。
萬物志不一，式是乾坤。
玄圃遙天，西北尊
三十三年，丁酉，因日故，志。大
聖人之遺像，遙天黑地，瀟



像遺公翼邵烈先



序

自古賢哲制未亂；庸愚謀已然。昔孔子以經世之志，著春秋，於定哀間多微辭。言之當時，世莫之知，且目咷走駭以爲狂。迨禍亂旣臻，始蘧然覺，憤然悟，歎爲創獲，思匡救之，然而天下滔滔，橫流莫挽矣！今吾序玄圃遺書而重有恫焉。

翼公天挺仁烈，一代哲人，早歲以革命救國從 總理孫公游，服膺主義，體認獨深， 總理極倚任之而期許甚厚，民八年冬爲書介紹 公於紐約民氣報諸同志曰：『邵君吾黨賢者，國學淵通，文辭贍美，爲文祕書有年，於國事黨事及文近狀、備得其詳，……』亦以見 公受知 總理者也。

公治學克盱衡古今；融洽中外，探民生哲理之奧；濟近代政治之偏，殆欲繼往聖之絕學；進人類於大同。嘗謂『孔子經世致用之道，可以庶富教，足食足兵』二語賅之，而其論生財惟患不均，乃經濟民主之濫觴，足救今日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學說之弊。蓋民富則利均，羣倫受其福，庶各工業國過剩與失業之病以除，國際戰禍自泯矣！管子治國先裕民，教勞生產以安內；教勇知恥以攘外，宜仲尼仁之。史爲民族精神動力，一曾提議中央設國史館，案立而梗於汪逆兆銘，識者惜焉！

公擬延攬專才；網羅放失，纂史玄圃，顧國多故，卒未果。公學殖邃遠而涵養淵嘿，故其發於文也醇博！

公以達己達人之志；弘爲淑國淑世之仁，夙本斯志以從政，依斯仁以

教民，畢生之言論文章亦一本斯旨。自民元迄二十五年成仁止，所有述作，胥在培育民族正氣；闡揚民主精神，而其義蘊無不與。總理遺教契合，以成一貫系統。其文大都見於黨辦國民月刊，滬、粵、美洲各報。迨吾黨奠都金陵後，則多刊於所主編之建國月刊。當民十六七年間，公所著行世者如各國革命史略，孫文主義總論，建國之路，美國勞工狀況等，蘇聯輒譯遂以供其邦人攀討，客有游俄者嘗見。公著述風行於莫斯科，彼都人士每相顧歎曰：此中國國民黨闡揚其主義之青年健者也。夫吾之主義固未必同於人，而公書之爲世重，可覘已！公於禦侮，獨具先識，建國早抒遠猷，民十九年以降，所譏明恥教戰，勤勞與救亡，勞教與死教等篇所撰心理建設論，民族正氣文鈔

序，俞大猷戚繼光詩文鈔序，從心理建設中求民族出路，民族建設與教育政策，戰時糧食問題，幣制改革問題，土地政策等書，而於『所謂政治在發揮民族正氣所謂教育在培養民族正氣，一身生死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事大，民族存亡，視乎人事，人事成敗，視乎志氣，我不欲自亡，人孰得而亡我』，又言『戰以忠信爲主，將必具智勇仁忠信五德，才德學兼重，庶成遠大之將器，克禦侮衛國，扶危定傾，有如俞武襄，戚武威其人者。否則誠不足以感衆，勇不足以禦難，威不足以動下，信不足以服人，徒病民利寇，安望當來日之大難。』噫、是皆先知遠慮，發人深省者。往往一篇中，反復三致意焉。且公憂當時國政窳壞，人心陷溺，外侮迭乘，則揭櫟『明末政鑑』，用爲棒

喝，每不惜秃筆瘞口，垂涕而道，冀憮憮者能一朝奮起以圖存也。人或曰：方今浩刦欲來而未來；上下沈酣於利祿而弗反，子忠而見疑，信而被謗，勞而無功，動遭橫逆，縱言之諱諱，而聽者藐藐，不亦可以休乎？公曰：『惡。是何言？尼聖教世，誨人不倦，武侯輔漢，盡瘁鞠躬，船山當明季著書講學，謂：『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以保天地之正，使人心尙知有其不知而不逮，亦扶世教之一道也』。』¹⁰⁵吾得天之健，故不倦、得地之厚，故不厭，一身窮通奚足道，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試思爲國族制未亂與謀已然者孰賢？幸得扶世教，以保天地之正，吾當如武侯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烏乎！公以天地父母之心，數十載中，任勞怨，甘苦辛，所以圖肅民彝；濟國難，

救人心，迴世運者，百折不回，終死而後已。其心耿耿在天壤，其言
其文，烏可以不傳，俾昭此乾坤？

九一八後，予在京都，公退偶與公論中國經學通天人，賅體用，於
船山俟解之言，相對於邑，而於恢弘至道；昌明詩教，勉贍有同心。

昔王子船山值國變，力圖規復莫遂，隱衡湘著書百萬言，晚年撰俟解
，有曰：『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能興即謂
之豪傑。興者性之坐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
然，終日勞而不越於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
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
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

暮氣，納之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於亂世之大權也』。噫，王子覩明季士大夫之不振，致覆其國，抑何其言之沈痛邪？然詩教之重，可知矣。詩大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孔子以六經教萬世詩爲首，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大之旨，中和之道，吾華之國本也。觀羣怨而以興始，興者起也，復也，發揚蹈厲也。君子理天地，綱紀三才，繼天立極，以久大其德業者，蓋必奮發興起。是以尼聖施教治國，立禮，成樂而興於詩，則詩教之義，豈不大哉？翼公立命生民，志在輔世，未暇治詩，尤無意於今之所謂詩也。故生平殊鮮爲詩，偶爲之，天籟自鳴，不假雕琢，眞誠至性，盎然

流露，其境澹遠，其骨清剛，雋上襟期，孤風傑立，獨謠短什，感人自深，殆足揚灑氣於兩間，繼元音乎千祀。夫詎非船山所謂欲以詩教滌濁心；震暮氣，興起羣氓，以救人道於亂世者歟？

翼奉曰：「詩者言性情之學」，蓋道性情之真正，言之精也。精者誠之至也。不誠無物，無情非詩，無正心誠意亦非詩，是以精誠之詩，百神懷柔，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使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感興踔厲，而弗能無已，且其中片言隻字，有可以窺其人畢生志事者，如玄圃登黃山天都峯，有云：『翻然直上決無悔』僉謂公一生自彊不息，終見危授命，義無反顧，慨然殉主義邦族而弗辭，已肇於是語矣。至禮橋陵，謁周秦陵，遇玄鶴諸篇，其同仇敵愾，明恥教戰之孤忱，尤可

掬也。公於詩，夙尚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絕不作頽喪語，顧其南行詩草，作於二十五年丙子秋莫，迺公絕筆，亦公絕作也。人或謂公南行諸詩，哀感激若，似有變徵之音，嗟夫。其然，豈其然乎？殆文章世運，互繫盛衰，人語天聲，往來相應，安在公詩之有異邪？其貴縣謁石翼王亭云：『大漢男兒歌破斧，手提三尺盪胡虜，剽騎北伐勢莫當，翼王矯矯人中虎，惜哉中朝亂無序，自壞金甌彼纖豎，蜀川星隕天所哀，精爽耿耿歿猶怒，西江漣漪夏屋渠，魂兮儻來娛茲土，豐碑峨峨民不忘，我來拜王淚如雨。』嗚乎、公此詩大聲鏘鏘，悲感蒼涼，使人如聞易水之歌，低迴古今，按劍泣下，迺其忠憤剛正之情，愴然於中朝無序，自壞金甌也。蓋是年春，公嘗摘奸發伏

，於中央政治會議，面斥汪兆銘媚日誤國，遂被軋去宣傳委會，時敵報上海日日新聞大書曰：『支那黨部中宣會主任抗日重鎮邵元沖已免職，今後帝國與華親善政策，可暢行無阻』云，其憲侵略陰謀之得售，情見乎辭。林故主席見而太息曰：『寇深國危，忠良不容於位，徒使仇者快，愛者痛耳。公身居可言之地而弗能言；心所謂危而未繇達，柳下有難枉之道，屈平興民生之哀，則其鬱勃隱恫，稍稍發於聲歌，是所以成玄圃之詩。抑方望溪所謂傳天心而播之也哉！

公少作多放失，民十八九以後始稍留橐，存玄圃詩鈔一卷，藏之不輕示人。曩及門諸子請輯，公著述刊爲玄圃叢書以饗世，公尼之曰：『寇深矣，禍至無日，且俟亂已。』迨二十五年冬張學良楊虎城率軍叛

關中，公抗節死國，明年七月七日，倭大舉入寇，邦難空前，總裁蔣公起導全民撻敵，時首都始被空襲，予犯鋒鏑自京奉公柩葬之瀕水，復馳歸救。公刲餘之遺墨藏書，獨不見。公民十以前文豪及詩鈔，無已，挾闕稿，挈孤雛，自蘇而湘滇黔蜀，轉徙萬里，屢毀家而弗辭九死者，良以是譚譚數十萬言，爲公忠魂毅魄之所寄耳。翼社同人亦數議刻公書並創學校，薪傳至道，用慰公靈，而苦戰雲瀰漫，國土日蹙，播遷靡定，久未獲願，實自恧焉。茲固中興在望，一時解兵難期，遺藁旣分存滬湘，或續被寇毀，或艱於彙編，苟再因循，恐並此殘闕不葆。爰於本黨成立五十年及公殉國八周年紀念，舉黨史所庋，追憶所及，傳誦所聞，僅得文二十篇，詩三十六章，列

文存詩存各一卷，都爲一帙，以付剞劂，命名玄圃遺書特輯，至全書之刊，有待華夏重光，寰宇奠定。曩吳公稚暉悼公詩，有一建國抒遠猷。大書此早具」語，近戴公季陶題公書爲『天聲仁言』謂公八年前倡導民族正氣，以衛道衛國，今各地學人，奮起從軍，即公當日之志云。二公見智見仁，是知公者，烏乎，公實兼負正氣朝氣，稟天地日新之化，爲越時孟晉之賢。弗厭弗倦，以身作教。願吾邦人君子能以讀武侯之出師表；文山之正氣歌，所南之心史，蒼水之奇零，戚俞平倭之經略者，讀玄圃遺書，而勃然興起，以弘道救國，則翼公不死矣。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湘鄉張嘿君謹序

中國國民黨故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政

府前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邵公行狀

公諱元冲，字翼如，初名驥，字伯瑾，姓邵氏，浙江山陰人，民國興，并山陰會稽爲紹興，遂爲紹興人，邵之先出於召康公，康公分陝於周，有甘棠之愛，詩人美之，奕世載德，至宋康節先生以理學顯，建炎南渡，有諱逸者，由洛陽遷會稽，越之有邵氏自逸始，是爲公第七世祖，曾祖諱士楨，祖諱世秀，父諱大昌，子二，伯鶴松，公其仲也，九歲大昌公歿，依母屠太夫人以居，公幼而岐嶷穎發，自敕若成人，就學私塾，家貧無力買書，每從塾師格上抽假讀之，越數日，又往抽易以爲常，涉覽既多，出語驚其長老，應童子試獲雋，年甫十三耳，尤好史地書，喜抵掌談時務，誦鄉先哲黃梨洲遺著，慨然有光復諸夏之志，嘗於里中集廣

智學會、討論講習，互證心得，十七歲，入浙江高等學堂，益究心於用世之學，雜治諸子，於管子則治之專，爲文洋洋灑灑，下筆不能自休，直清政日窳，有志之士，思有以易之，爭爲書報，以相感發，顧禁嚴不易得，公多方致之，讀至會心處，擊案起舞，或轟然長嘯，聲震四座，同學咸目以爲狂，弗屑也。年二十選清宣統己酉科拔貢生，翌年考職得法官，分發江蘇，充鎮江地方審判庭長，既而曰，是不足以酬吾志也，初香山孫公創同盟會於日本東京，衆推孫公爲總理，分會遍國內外，公先旣已與蔡元培，徐錫麟，秋瑾等志士善，遂加盟焉，因得遍交俊桀謀國之士，尋東渡見孫公，朝夕與會事，是爲公奉身黨國之始，辛亥武昌起義，不崇朝而清社屋，公返國，綜上海民國新聞編輯，屬百度初更，欲以文字靖民志，而納諸軌物，條理密察，不爲高譚可喜之論，民國二年，袁世凱殺宋教仁於上海，主犯匿租界，陳其美旣助警吏大索租界，公復據法理與當事者辨，使主犯卒得引渡，於是世凱之罪大暴，黨人僉議聲討，公迺走江西，贊李烈鈞舉兵討袁，蘇皖閩滬繼之，秋討袁軍敗，違難海東，從孫公籌設

中華革命黨，明年，袁氏謀帝制益亟，孫公分檄四方，公奉命與夏爾璵規浙江，以東南諸省應之，事洩，幾罹難，迺退佐陳其美圖上海，以海軍後時，事未濟，世所謂肇和之役也，尋又與居正蔣中正圖山東，以與淞滬兩粵樹犄角之勢，轉戰十餘城，所向披靡，北庭震懾，亡何，滇黔護國軍起，而世凱自斃，民國重光，自世凱死，督軍團復稱兵，解散國會，粵桂湘滇黔出師護法，六年九月，孫公就大元帥職於廣州，以公爲大元帥府機要祕書，行祕書長事，孫公倚之若左右手，八年改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命公視察海外黨務，公周歷美英法意德俄諸邦，所至考鏡其政教風俗，凡可資以取則者，纖細筆之於冊，于社會經濟勞工狀況，尤屬意焉，居美洲時較久，先後肄業惠斯康新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暇則爲華僑各報譏文，闡揚黨義，曾丁屠太夫人艱，道遠不得奔，孫公廉知公貧，特派林煥廷以幣如紹興爲治喪，其重公有如此者，十二年冬，公銜命偕蔣中正代表國民黨報聘蘇俄，並考察其黨務軍事，翌年春，孫公召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整飭黨紀，發布宣言，設中央執行委員會，公被選爲

執行委員，是年夏歸自歐洲，又代常務委員，兼充政治委員會委員，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粵軍總司令部祕書長，黃埔軍官學校教官，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職，其冬，孫公北上，公隨行，充大元帥行營機要祕書兼北京民國日報社社長，明年春孫公逝世，公與孫科戴傳賢等，並受命簽名於遺囑，自是黨中多故，黨員不能堅其所守，公獨稟節含義，持孫公遺教謹甚，嘗南下就潮梅海陸豐行政長，未幾，又北行與同志居正張繼等會於西山，定計清黨，既而仍反滬，設中山學院，公推為院長，以為欲張三民主義，竟孫公未竟之志，舍教育無以為也，十五年春，被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長，逮革命軍北伐，始罷學院，馳驅兵間，十六年夏，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公充浙江政治分會委員，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杭州市市長，三月而杭垣市政，為之一新，十七年，充廣州政治分會祕書長，兼兩廣建設委員會委員，時嶺海以兵燹之餘，百廢待舉，公手訂廣東建設綱領，於康人羣，盛經濟諸大端，多所擘畫，立法院初建，以公為立法委員，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長，明年春，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

會，公當選爲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及政治會議委員，兼充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訓政時期約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食委員會委員，十九年特任攷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長，創制諸考選法規，籌備首屆高等考試，二十年充高等考試襄試處主任，時院中考場未建，假京中各校舍以試士，諸端草創，公督員扶傾補漏，慘澹經營，復值大水。常午夜涉水往來各試場，昕夕在公，弗辭勞怨，自是試政規模以立，旋選任國民政府委員，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兼充全國經濟財政及首都建設三委員會委員，冬再被選爲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政治會議委員，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撫卹委員會委員，財務委員會委員，並再選任爲國民政府委員，二十一年選任考試院副院長，未視事，復任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二十二年解代理院長職，副院長如故，兼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撫卹委員會委員，財務委員會委員，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蓋自南京建都以還，公翊贊中樞，精勤從公，五六年如一日，二十四年中央草

訂憲法，公爲負責審查之一人，於立國大法，本孫公遺教，獻替尤多，其長立法院也，受任於多事之際，國庫復奇窘，公勉爲其難，務有所建立，而立法原則，定自中央政治會議，例不得異議，公挈持綱維，於衆有所可否，不憚往復陳之中央，必得當乃已，至殫精竭慮，修明典憲，所立法案綦多，其主宣傳委員會、居能言之地，宜若可以暢言，顧以外交方棘，言之未盡十一，已有從而議其激者，蓋自日本陷我關東，凡有血氣者，莫不願北嚮死敵，中樞爲策萬全，則固爲緘默以緩之，公旣不獲言之公，其蘊結噴薄而不能自己者，卽悉發之建國月刊，建國月刊者，公所主筆，時有論獻以與國人共見者也，及長城之役，則又犯風雪，裹糧勞我師於塞上，躬冒彈雨，撫循古北喜峯冷口諸前線將士，曉以明恥衛國大義，三軍皆感奮流涕，於是彼寇始稍稍指目公，公遂不復能安其位矣，至二十四年春，迺辭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寇聞而大慶，其報章競載，風傳寰宇，蓋仇我者之所快也，賢者進退，動關邦國如此，自是國事日亟，公志益不得行，浩然之西陲，遍謁軒轅周文武秦皇漢帝唐宗諸陵，遂出嘉峪

關，絕流沙，度碛鹵，跨焉支，陵賀蘭，飲馬青海，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而歸，歸語人曰，吾自春涉秋，足踐陝甘青寧綏晉各境，辟睨亭障，盱衡皋原，徘徊名勝劇蹟，而益信吾先民之所繙造經營，以貽我後人者至大，皇皇然惟不克負荷之是懼，自吾謁諸陵，而恍惚吾祖宗之元靈，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自知思古之痛動於中，而汗之濡於四體也，冬又辭立法院副院長，專領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徵文考獻，網羅放失舊聞，意在由黨史進而及國史，嘗建議設置國史館，整理清史稿，庶一代有成書，而後以民國史爲新體之創始，又建立黨史史料陳列館，自孫公以逮開國諸先烈之圖像遺墨。符璽兵仗，迺至日用諸器簡牘檔冊，凡有資興觀而昭芬烈者，罔不廣徵旁蒐，類別燦然，蓋欲發皇黨史之精神，以奮勵民志，而共完恢復之大業也，二十五年，中央執行委員會胡主席漢民，卒於廣州，十月公銜命往祭，歸道廣西，得視其治績，時僞滿蒙匪，窺綏遠方亟，蔣行政院長中正，狩於西安，匪軍中有被脅而思輸誠者潛遣人詣京師，求招撫，逡巡未知所進，間謁公，公甫返，慨然曰，機不可失也

，當爲圖之，公遂如西安，就謀於蔣公，留語連數日，事有緒矣，而張學良楊虎城之變猝發，先是公亦微聞張楊部隊有異謀，然不疑其敢劫持主帥，適西安廣播電台請演講，公猶以思想統一與民族復興相譽敕，乃竟以是中叛者忌，變起時，方黎明，公與中樞諸文武大吏，並寓西京招待所，亂兵圍之數重，一一從夢中驅而囚繫之，獨指名求索公，公叱之，遂發槍，公身中數彈，越兩日逝於陝西省立醫院，實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也，春秋四十有七，彌留遺言，革命黨人，何懼一死，倘得復生，誓除奸殺敵，以復國仇，事聞，中樞震悼，二十三日中央政治會議於第三十一次會議，議決以院長死國禮議葬，以二十五日於黨史陳列館設位遙祭之日，張楊已畏罪戢兵，護送蔣公返洛陽，於是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會派大員往迎公柩，三十一日公柩抵浦口，中央諸大員往致奠，哀慟失聲，二十六年一月五日，中央奉公柩至京第一公園烈士祠，軍民緣道觀禮者，數十萬人，莫不歎息泣下，以謂喪我元良也，二月九日；國民政府令曰，前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邵元冲，資稟敏慧，才識恢宏，早歲追隨總

理，致身革命，闡揚主義，不遺餘力，比年翊贊中樞，修明法度，精勤擘畫，卓著勳猷，此次西安事變，慘遭戕害，追懷往績，悼惜良深，允宜特予國葬，用彰忠墓，而示來茲，公恂恂儒者，貌仁而氣和，雍容自將，不爲疾言遽色，然內立崖岸，人不得而易，自奉薄，律己嚴，爲學治事，皆有恆程，雖在播遷中、日記不廢，性好書，當違難居東、日必至帝國圖書館，其後往來南北，暇輒徜徉舊書肆以爲樂，有餘財盡以付書賈，不稍惜，偶得佳本，如獲拱璧，積中西書十餘萬卷，儼然坐擁百城矣，生平最服膺孫公，言與行皆儀之，所譏著多與孫公書相發明，其心理建設論，博洽深至，胥謂可輔翼孫公實業計劃中之物質建設論，居官無改于素，布衣革帶，以刻苦勤勞爲其屬倡，而尤自矢一敬字，嘗言今日委靡媿惰之習，皆由不敬而來，記曰：毋不敬、論語曰敬事、君子莊敬則日強，其敢以不敬蒞官乎哉，喜禮接學人，獎掖後進，遇有一技之長，一藝之美，稱之不絕口，休沐之隙，亦或挈儕侶爲山澤之游，然亦但有文酒之會，不以聲氣相高也，餘事爲詩書畫，詩擅古體，韻味醇足，風骨高騫

，近作彌多哀感豪宕之音，書樸厚勁秀，求者無不應，畫未嘗學，偶寫松石，盤錯磊砢有奇致，則輕不爲人作，自頃外侮洶臻，內患頻仍，人心陷溺，無是非功罪，公居恆爲國亡民隳是懼，於一身進退，不少措意，閉戶著述，茹苦自甘，每讀史至宋明季世，輒喟然曰，胡不幸與我國今日同耶，嘗手輯民族正氣文鈔，軍國民詩選以見志，謂民族存亡，視乎人事，人事成敗，視乎志氣，我不欲自亡，人孰得而亡我，振奮之道，在於明恥、明恥之道，莫若矜式古人之精忠大節，及其壯烈之文字，雅人有言，我不見兮，言從之邁，誦其詩，讀其書，尚想其人，有不發揚踔厲而思興起者哉，又曰，生死之事小，而名節之事大，一身生死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事大，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於可死當死之際，決然舍生而不辭，以保一己及民族之人格，觀公之臨難不苟，灑然之氣塞天壤，信可謂奮乎百世之下，與先烈爭光，而能廉頑立懦者已，公所著書，行世者，有心理建設論，各國革命史略，孫文主義總論，建國之路，軍國民詩選，民族正氣文鈔，美國勞工狀況，待刊者，有國家建設論，經濟建設論叢

，教育建設論叢，總理護法實錄，中華革命黨略史，中國政治文選，已寫定者，有毗梨耶室隨筆，省察日錄，知愧日劄，讀書日錄，東美鴻爪錄，其他玄圃詩文集若干卷，夫人湘鄉張氏，名昭漢，字默君，後以字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第二屆立法委員，考試院攷選委員會委員，屢典高等考試，工詩與書，閨門之內，墳典相酬，畫家王震嘗爲合寫一圖，胡故主席集曹景完碑字題詩曰文章華國古來少，夫婦同官前世無，爲置清泉白石上，平生風節本相扶，海內以爲美談，子一天宜，女一英多，皆幼，謹具次歷官行事爲一篇，以待國史徵采，及當世名公碑誄，庶昭來禩，而垂弗朽。

玄圃遺書特輯

玄圃遺書特輯目錄

玄圃文存

民族建設與教育政策

培養民族力與新生活

如何做到地盡其利

明末政治鑑

勤勞與救亡

從心理建設中求民族出路

明恥教戰

民族的出路 答某君書

地方自治與建國基礎

個人主義與思想改造

人生的究竟

復李君論顏李學書

民族正氣文鈔序

俞大猷戚繼光詩文鈔序

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記

張伯純先生傳略

西北攬勝序

白華艸堂詩及玉尺樓詩序

西北隨輶記序

治學自敘

玄圃文存

紹興邵元沖翼如著

民族建設與教育政策

民族建設之意義——民族建設與國防——民族建設之人力與物力——物質與精神——

培養人力與教育——民族建設之教育政策

民族建設之重要目的有二：（一）爲求民族之生存，（二）爲求民族之進步與繁榮。然民族之生存基礎如未經確定，則自無進步與繁榮之可言，故民族生存之目的，乃爲民族建設之重要條件，一切民族所宜孳孳不懈，懸的以赴者也。

中國近百年來，一般國民恠於外患之嚴重，汲汲以救亡爲言，然外患之來，乃日進而無已，亦汲汲以民族建設爲言，然民族生存之基礎，乃日陷於一髮千鈞之勢。則知所謂民族建

設者，必有其前提，有其內容，有其實施步驟，漫然發危苦之詞，憂憤之語者，皆無所濟也。

近國人又震驚於西方政論家之預言，以爲世界大戰之爆發，將在一九三六年之間，於是竊竊慮一九三六年之將至，或則以爲現時距一九三六年尚有二年之期，可容暫爲旦夕之偷安。其實世界野心國家之軍國主義，如始終前進不已。則世界任何時間，皆有戰禍爆發之可能，何能必待至一九三六年。若列強間因本身問題之顧慮，或準備之未充，暫相容忍以俟勝算之確實，則野心國雖以利於速戰之故，多方挑撥，而列強仍將相忍於一時，則戰禍之爆發，或將延至一九三六年以後，決不致拘拘於一定之時期。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無論或遲或速，其問題之中心，必爲中國，亦必爲如何支配及控制中國之問題，故中國本身實爲世界問題之中心，亦爲列強間所共逐之鹿。在此大潮流震撼衝激之中，一旦事變爆發，中國如不鮮明態度，以參加國際間之一方，則須維持嚴正有力之中立，不對任何一方作左右袒而後可。然參加一方，則必須爲有方之參加，以中國之近代軍備設施而論，決非數年之內，所能兼

程以赴，且豈特不能有參加一方之軍事實力而已，即於國際戰禍爆發之際，欲求維持嚴正之中立，亦非有相當之實力不可。如一九一四年歐戰之初，德軍必欲破壞比利時之中立，以侵入法境，比人持國際公約爭之無效，乃以兵力相抗，雖被挫敗，國都陷落，政府播遷，然比利時民族精神震動世界，歐戰既終，卒得恢復疆土，博得民族壯烈之稱譽。今以中國現狀而言，國際戰禍之爆發，既以太平洋問題中心之中國，爲其角逐之物，一旦大陸戰事爆發，則我國北部，必受其蹂躪，太平洋戰事一接觸，則我國沿海必受其侵犯，任何一方，必以首先佔領中國國境之交通要塞與其作戰有利之區域，以爲先發制人之計。屆時中國欲參加一方，則參加之實力不足，欲聲明中立，則中立必被破壞，此最危迫之時也。故在此時中，中國不但參加任何一方，至須有充分之實力，即欲維持中立，亦必須有相當之實力，即不能始終維持嚴正之中立，不受任何一方所侵犯，亦必須有相當時期維持中立之力量，並作節節布置防守之計，則民族生存之基礎，亦可不致動搖。若旣無參戰一方之力，亦無維持中立之力，任

何交戰團體之一方，皆能隨時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則民族獨立之精神，已不復存，民族滅亡之條件已具，在戰事之中，必被處分，在戰事以後，處分必益確定，則沈沈萬劫不復矣。故以今日之中國民族言，實為世界角逐之中心，既不能夢想未來禍變之不作，亦不能期禍變既發以後之倖免，惟有晝夜孳孳兼程並進，以能援助公理，鞭撻強暴，重光國土為目的。以能維持嚴正中立之力量為最低限度國防建設之準備，盡全民族所有之人力物力精神力時間力而貽勉赴之。

然一言及國防建設，或者即鑿鑿於我國科學工業之幼稚，新式武器之不充，物質資源之貧乏，與夫國力財力之艱困，以為不易從事於大規模之建設。顧自深識者觀之，則精神之培養或尤甚於物資之充實，人力之訓練或尤重於物力之準備，蓋以科學工藝或新式武器之建設與發展固屬重要，然此必附帶有相當時期之準備與發展，乃能造成初步之基礎，且以中國此時科學人力之缺乏而論，縱於短時期積極發展一切科學工業與軍事工業，而能任管理運用

製造者若干人？一切已成之新式武器，能受使用之訓練者若干人？如今日聲唱之航空救國論，固甚扼要，然假使中國今日不爲財力所困，能儘量爲飛機之製造，則除交通商業郵用之航機外，以中國國防上之需要，與各國國防上已有之空軍標準而論，則中國至少應備有一萬架以上之戰鬥機，此非過分之計算也。然試思此一萬架戰鬥機之製造，應設備之製造場爲若干所，應需之技師工程師高等中等之技術工人爲若干人，所需之各種原料及製造品附屬品之來源何若，此大量飛機所需之機油及汽油來源何若，對於國內之產油區域，如何開發及化鍊，一部分或大部分之飛機製成以後，駕駛人才共有若干，是否已着手爲大規模之訓練。故卽此航空建設一事而論，已將竭全國之力赴之，而有所不足，再就其他之國防建設，與夫民族生存有關之一般社會建設經濟建設而論，一切所需訓練養成之各種人才，皆爲一至艱重之事業，且即使已訓練大量之技術人才，而不加之以民族精神之培養，則當民族大難之時，欲其艱苦爲民族生存而奮鬥，亦必不可得。故今日爲民族生存計，物質建設固屬重要，而精神建

設及人力之培養充實，尤爲至重要者也。

夫此大量技術人才建設人才之訓練，與夫民族精神之培養，必在於教育。而自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以後，教育亦未嘗有特殊之停頓，何以對於此國防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必需之高等與普通人才，皆未有切實之造就，何以國難之嚴重若此，而學風之淺薄，學術之衰落，民族精神之萎靡，青年體魄之柔脆，乃日有加而無已，變本而加厲，一若此之甚也。

此其故，在無確實之教育政策，或只有空洞之原理原則，而無切實顯明爲達到民族生存民族任務之教育政策也。且以歷史之習慣，教育行政之不能統一指揮，運用如意，故教育行政與學校行政，不能息息相通，聲氣相關，而學校教授與學校行政，亦復各行其是，分道而馳。故理論與事實背馳，教育與實用殊旨，所學非所用，社會事業及一切建設所需者，乃不得不於學校以外求之，或另以特種之教育培養之，如是而教育之效用，完全歸於空虛無着，而社會中之學校，與學校外之社會，乃完全分爲兩極，而壁壘森然，此實今日一切建設之所以停

滯，與夫民族生存基礎阨隉之基本原因也。然教育最大之目的乃在訓練培養全民族中之大多數人，使之具豐富之民族精神與情緒，而各有相當之知識與能力，以負民族建設之任務者也，民族必能建設乃能生存，亦必須能生存，始能達到進步與繁榮。若反此意義而言教育，則教育爲無意義，背此目的而言教育，則教育爲無目的。國家縱年耗鉅額之教育費，學校縱每年養成大量之大學中學專門學校之畢業生，事實上則人力財力時間，悉爲虛糜，決不能有助於民族建設之實際。今民族生存之危機日迫，一切爲達到民族生存之建設，亦日形迫切，故爲整個之民族生存着想，必須下最大之決心，確立有裨於民族建設之教育政策而實行之，排除拘墟之成見，釐革固有之學制，扶植健全之學風，訓練實用之學力，培養民族之情緒，舉現時一切委靡奢侈輕佻浮華空虛膚淺之學風學科，悉矯正而擴清之，而造成剛健強毅刻苦樸訥切實健全之學風與學力，使人人爲民族生存而奮鬥之一員，使人人爲參加民族建設之一員，昕夕孜孜，畢力前進，而副之以必要之物質建設，雖不能遠期排除國難，悉臻

慶莊，亦必能發揮民族堅韌剛健之力，亦必能共爲求民族之生存而奮鬥，恢復民族歷史之光榮，向光明之前途而邁進。

培養民族力與新生活

民族生存之基礎，在於民族本身充實之能力，而此能力之表現，即在於政治社會民生一切建設之發展與成功尤在於集合民族之力量向有效方面而發揮，所謂教育之功用，則訓練人民培養其民族力者也，所謂政治之功用，即指導人民如何以運用民族力，而干涉或制止其不應之消費或浪用者也，所謂社會道德之功用則指示以民族力之正當發揮者為善，而反之者乃為惡也，蓋民族力者，以維持民族之生存為其最低目的，而求民族之發展進步與繁榮為其最高標幟，而所謂一切之建設文化教育法令典章，無不集中於此標準而邁進，凡國家一切設施，合於此標準者，民族乃得有健全之進步，反乎此標準者，國勢必陵替而危弱，此不可不察也，一月以來新生活運動之推進，已瀰漫於全國，或驚詫以為非常之原，或重大之改革，然若以民族生存之標準觀之，則新生活運動者，實即培養民族之一部分工作，而非予人以特殊之

負荷也，蓋所謂新生活者，其內容實至平易，簡言之，則欲人人完成其人格最低限度之修養訓練而已，以近數十年來吾國民對於做人之條件下應有之最低限度修養與訓練，均闕然不講，故驟聞新生活運動之說而駭之，驟欲改其平日委靡散漫浮侈之習慣而難之，或勉強倣效其若干條件之一部而沾沾自喜，以爲難能可貴。實則新生活者，乃爲人人必須之培養與訓練，合乎新生活之條件者，乃得謂之完成人格上最低限度之條件，反乎此者乃不得謂之有完全之人格，然人格之必須完全，當然之事也，猶之既爲人矣，而五官四肢必須備具也，世旣未有以五官四肢完備而自詫，則安得以能勉行新生活之條件而沾沾自喜也，蓋欲言建設民族，則必須充實民族力，欲言充實民族力，則必須在民族中之每一個人，皆有健全的人格與智能，新生活者，健全人格一部分之條件，自不能以此自畫，而應進以求所謂智能之健全與充實，民族集中多數人格智能健全之人而後乃可以抗現在之艱危而負將來之大任，否則日日血脈償張，大言壯語，以求復仇而雪恥，安內而攘外，結果則祇爲強敵所陵轢，所蹂躪，所宰割而

己，

曷言乎新生活之足以充實民族力也，所謂新生活之表現，在乎整齊嚴肅清潔樸素，而其影響則足以振刷人之精神，改易其浮侈之行，而糾正其委靡之習，則生命力自然而足以充實，生命力既充實，則其所表現者，爲時間之不浪費，精力之集中，經濟之不爲無謂之消耗，夫同一時間也，用之於有效之努力與無謂之消費，其結果實判然不同，以個人而論，芸芸庶類，上智下愚以外，中材居多，其生命之期，多在數十年間，而或卽事業斐然有成，或享非常之大名，具特殊之貢獻，或則碌碌沒世，一身且不足自謀，此個人時間之善用與浪費之異也。再以民族而論，以同等地位同等國力之民族，於十年二十年以後，或則以孜孜圖治而突飛猛進，政治修明社會繁榮，驟躋其國於優越強大之地位，或則憑藉本厚，而宴安偷惰，上下泄泄，不事振作，因而百舉俱廢，敵國外患乘之，而禍至無日，此民族時間之善用與浪費之異也，再觀人之稟賦，或則精神甚強，天賦素厚，而浪精費力於聲色徵逐之間，無所顧恤，不

及半年，荼然而衰，或則秉賦雖弱，而能謹慎自保，為有規律之生活，則雖及晚年，而體魄乃猶保強健，此個人精力集中與浪費之異也。以國家而論，為整個政治之運用，能集中大多數國民之能力於有效之途，對於一切建設事業，均能以極科學極經濟之方法而努力，則一切建設，自必有積極之進展，反之，無切實之方案與人力有效之支配，應用力極多而成功極少，或枝枝節節為之，無具體之規畫，則國家建設之總成績亦將渺不可期，蓋政治上最大之任務乃在認清環境，利用時機，確立政策，而指導國民向各別之方面，用其所長，為有效之努力，故由新生活之意義言，個人而能從事於精力之集中與努力，必能成就個人之事業與修養，若由整個民族言之，則民族力之培養，及從有效方面發展，其意義尤為重大也，再從經濟方面言之，無論為國家與社會之公經濟及箇人之私經濟其用途及支配之適當與否，皆為一切事業成敗之總因，今中國之公私經濟力貧乏極矣，無論主辦任何大小之事，皆感經濟力之不足，而又未能因經濟之困難，舉一切事業而悉停止之，無已，則惟有竭力以節減非必要非急

迫之費用，而集中僅有財力以致力於少數迫切，重要之事業，則猶可期相當之成績，致於私人方面，當此萬方多難之時，尤宜力屏浮侈驕奢之浪費，節其有餘之財力，而從事於生產建設，教育文化之途，則物力漸阜，人財輩出，氣運漸轉，間接以增加國富，而造福於社會，則公私交利矣，以上諸義，若欲普遍收效，當然須全民族大多數人之共同努力，而大輶椎輪，實在於人人能從事於新生活之修養與訓練始，蓋新生活者既以養成日常生活之簡單樸素整齊，清潔，而於身心行爲之修養，則又諄諄於禮義廉恥之四端，而明恥之要，莫大於知國恥，行為之惡，莫大於無禮無義與貪得無厭，由此諸端，擴而充之，即人人之人格修養可期圓滿，人人智識能力可期增進，舉一切人力物力時間之不應消費者而竭力節縮之，其有效之努力，則舉一切人力物力時間而悉赴之，則所謂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之效，皆於此而可見，而新生活之效亦於是可見矣，故曰、新生活者平實之生活，亦理性之生活也，蓋人類之智識與生活之習慣，往往有異常矛盾之質，如嗜美味而致腹疾，耽洪飲而害腸胃，趨飾時裝

而違寒暑之節，宴樂深夜而昧興居之宜，逾分浪費以誇豪侈，擺脫繩檢以示脫略，然此與理性之生活實爲衝突，而戕賊精神時間物力者實大，今新生活之戒條，乃舉此種種矛盾之生活悉予糾正，而使之合於生活之軌律，其始也簡，將畢也鉅，此新生活之所以爲理性之生活也，以今日民族精神之衰弱物力之凋敝，以之應付任何艱重之工作皆感體力智力物力之有所不勝，若不切實反省，痛加糾正，則雖屬太平之世，猶不足長維小康之運，況當今日非常艱難之局哉，處茲百廢待舉之秋，姑不必高談偉大之建設，即先從人人之人格修養着手，以可能之人力物力時間充分利用，精勤惕厲，乾乾不息，積之以歲月，持之以無倦，庶可建立民族生存之基礎，並發紓其民族力以應付非常，不然，民族無充分之能力，不足以維持民族之生存，個人無健全之人格，不能完成爲人之條件，尚何足以言民族之奮鬥與復興，尚何足以言個人爲民族而奮鬥！

如何做到地盡其利

平均地權與地盡其利——土地行政與土地法——農民教育與農業教育——農村破產問題——土地之整理及利用——都市建設與鄉村設計——增加土地之利用與發展土地生產力——土地制度與政治——土地建設與經濟建設

一

土地問題爲一般經濟之基礎，亦爲民生問題之基礎，蓋人類旣生息於大地之上，則畢生之動作生活，殆無不與土地有關，故總理於民生問題中，關於土地之部分，特著二原則，一則曰：地盡其利，二則曰平均地權，以地盡其利之原則，盡量發揮土地經濟之精神，以平均地權之原則，表示土地利用之疇範。二者意實相合，至民國二十二年國民政府之政治總報告

如何做到地盡其利

關於土地行政之規劃，亦詳為說明曰：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即於十七年夏間，責成內政部，遵照國父遺教，籌劃進行，認為革
命後之整理土地，不僅從財政立場謀田賦增加，從法律立場，謀經界確定，尤必須從經
濟立場謀農業發展，從民生立場謀平均分配。以中國土地之廣漠，與數千年相承田賦制
度之紊亂，欲一旦改革以實現民生主義之政治社會，操之過激，既適足以病民，進行失
序，亦轉足以亂政，因於九年制定土地法公佈……並於內政部內成立土地法規委員會
，根據土地法制定關於整理土地各項實施手續法規……又明令設立地政機關籌備處規劃
進行，以促地方自治之完成，期民生主義之實現。

其他、又於保護佃農調查荒地之進行，均有具體規劃，此就土地法規及土地行政言之也。
然土地問題決不限於耕地或農田之一部分，其他若都市問題，交通問題，水利問題，以及
教育國防各問題，殆莫不應為連類之討論，以謀多方面之發展，並宜高掌遠蹠，為基本上之

設施，若此者，乃可謂之地盡其利也。

二一

關於土地問題普遍應致力者，則爲一般土地問題常識之普及暨農民教育與農業教育之注重與進步。中國數千年以農立國，且挾有廣土衆民博大之基礎，故即使近百年來工業之基礎已遠落歐美人之後，但使我之農業基礎得相當之改良與進展，則未始不能創立我國民經濟之真基礎。但頻年以來，因匪盜之紛起，政治之不能上軌道，交通之障礙，金融之停滯，外貨之競銷，教育之缺陷，以致農業品質日劣，產量日減，一部份農民又移轉於都市，而競趨於機器工業，農村金融日益停滯，致農村日陷於破產。而每年國際貿易之入超，以民國二十年之統計，已爲二萬萬五千萬兩以上，近二年來，又遞有增加，而入超商品之項目中，農產品中之米、麥、棉花、棉紗、布疋實占重大之部分，即證明中國以農立國之基礎，已完全動

搖，此後不作根本之救濟，其前途必爲整個國民經濟之破產，其所以致此者，政治原因固其一端，而經濟文化之原因，亦甚大也。故總理釋地盡其利之義曰：「在於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必以農政之官負保育指導之責，以農業教育謀農業之發展改良，以農具之改良，增進耕作之效能。而後農產乃能日趨進步。且必須農村有多數受教育之農民，而後農村乃能益形進步與繁榮，而後農業國之基礎，始能保持與其他一切經濟事業爲共同之發展也。

三

然上文固言土地問題之範圍，不僅限於農地及農村，則一般土地之整理及增加其利用，實有最重大之意義，蓋同一土地利用與廢棄，其結果固絕不同，即同一利用，而利用之技術不同，亦能發生絕不同之結果。故以整理耕地而論，在某一耕地之區域，如何使耕作地之面

積增加，如何節省工力，如何圖灌溉之方便，如何求生產之增加，且於生產物以外之副產物及輪替產物之培種，肥料與種子之改良，如何以調節水旱，如何以防止害蟲，凡此種種方面之努力與懈怠，皆於整理耕地，有絕不同之結果者也。更就荒地山地沼澤江湖而論，精密之調查測量分析，盡量增加其利用與經濟之價值，並減少其荒廢之程度，此一義也，就土壤及地域之所宜，分別栽培各種農產、林產、水產、家畜、以供給人類之需要應用，此又一義也，就土地之性質，而加以最適當之利用，並減少浪費，使用益較往時或其他之用途為大，如歐戰之時，美國政府獎勵人民，于庭園間種植瓜果蔬菜，以代花卉，而增加食品之生產，此又一義也。凡此諸義，擴而充之，可收野無曠土，物力衍饒之實。而利用地力之有需於技術及科學，尤為彰彰。

其次關於土地之利用，與土地經濟有重大關係者，莫若土地之設計，如所謂鄉村設計及城市設計，而城市設計尤為重要。凡工商業區域之劃分，教育區域住宅區域風景區域之配置

，及其與交通便利衛生優美諸意義之適合，與夫以小量之土地而得大量之利用，更推而至於土地價值之增加及地價之調節，此皆日趨專門之間題，而爲土地經濟中之重要部分也。

四

研究土地經濟之兩大任務，一在增加土地之利用，一在發展土地之生產力，增加土地之利用，如土地之調查測量，整理荒地耕地，都市設計發展交通等屬之。發展土地之生產力，如農具及耕種方法之改良進步，肥料及種子之改良，利用電氣水流以增加農作物之生產力等屬之，再就其範圍而論，除農業問題以外，若水利交通問題，森林礦山水產皆爲研究之重要部分。水利之維持疏濬與改良之足以供給飲用洗濯灌溉等消費作用。與夫工業上發生動力，清潔衛生，培養水產，利便交通之種種功用。固不待言。而礦產之供給，製造日用藥品，燃料軍用，如銅、鐵、煤油、金屬、鹽、磁土、雲母皆爲利用至大。森林之供給建築，交通製造

各材料，以及藥品橡皮染色漆料造紙原料，與夫樟腦、松脂、桐油、皂莢等之重要有利之供給，以及調和氣候、涵養水源，防止水災，改良土質，有益衛生，改良風景均為至顯明之效用。故土地問題之範圍，實包括整個人類之生活及經濟，而經濟之四大要素中，土地實佔其主位，蓋缺乏土地，或有土地而不能為適當及安全之利用，則雖有勞力資本與技術，亦將有無從措手之感，而全部之經濟基礎乃無自而建立也。

土地問題之涵義，與土地之效用，既廣大若此，故歷史上之政治記錄，對土地行政之措置是否得宜，實為政治隆替之本。中國古代若周之井田制，漢之限田制屯田制，王莽之王田制，北朝隋唐之各種均田制及租庸調諸制，宋王安石之青苗法，元明清之謹田制，其間籌劃稍有未當，政治遂蒙重大之影響，其歐西中古時代之采邑制，俄國貴族之大地主形成，美國鐵路公司之鐵道，沿線地有使用購買優先之權，遂成特殊之資本主義組成。而近世社會主義者高唱之平均地權與土地國有等理論，亦遂為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組成之一重要條件也，再就法

律上言之，歷代土地法之進步與完密，占經濟法規上一重要部分。在近代科學上則不僅農學林學之二大宗，有特殊之進展，即與農林有關之各特種學科如種子學害蟲學肥料學土壤學皆有極顯著之進步，故地力之效用必為多方面之發展，乃能盡其美利也。

中國近數十年來，農業之衰落，可謂空前所未有。一方面農村之人力財力既極窮乏，而都市之人口則過分膨脹，現金又悉集中而停滯。農村之丁壯及智識分子，既相率而輕去其鄉，都市之工商業又不足大量容納，失業問題乃日益嚴重，農村既日形荒蕪，農產又日形減少，而人民所需之衣食原料，乃率取給於外國。水利不講，而水旱天災之來乃成為不可抗之巨禍，動輒災區及於數省，災民多及千萬，財產損失以萬萬計。林業不講，童山濯濯，不特日常建設及交通工程所需之木材悉須取給於外國，即平時調和氣候，涵養水源，改良土質，維持風景之效用，亦因之頓失。農民教育之缺乏，則不但農產及種植之方法，無改進之望，即農村之風俗習慣思想，亦永囿於固常，無進步之可能。由斯而言，則建設整個之國家經濟及

國民經濟，必在基本的與多方面的爲土地經濟之建設，以力矯上述之諸弊，俾地無遺利，無棄材，無曠土，而後乃足以言完成「地盡其利」之實也。

明末政治鑑

一代之政治，一代治亂之所關也，一代之政治史，一代政治設施治亂之鑑識也。故欲識政理，察政源，莫若以史爲鑑。今國是之亂危，內憂外患之交迫，國人之所哀也。由哀而懼，由懼而奮，則愚可明，柔可強，然奮也有道，察過去政治之成敗得失而改革之，察歷史上治亂之所由而興替之，則撥亂反治之道在矣。今日之國是，與明末之政治多相類之點，則考明末之政治，以爲今日鑑識之資，斯亦學人之責也。

明末危亂之重大原因有二：國內則爲奔突四方之流寇，國外則爲關外方興之滿洲。以明政府積弱之勢，應付內亂已慮不足，而又加之以外患，因之軍疲於奔命，餉疲於供應，民陷於塗炭，而中樞政治，猶澀澀沓沓，無發奮振作之勢，因之亂一發而不可止也。故懷宗當國，雖手除魏閹，紀綱一振，又能節儉自奉，力屏浮奢，至國運既傾，猶能以身殉國，壯烈之

概，爲歷代亡國之君所不及。故歷數雖移，而猶爲後來者所謳歌弗輟。然懷宗者剛毅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內之於輔宰，外之於將帥，或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專，故於閣臣則或數月而易，或一歲而易，以十七年之當國；而任免各逾四十人以上，爲歷史上未有之紛更。且罷免之時，又每多獲罪，此則雖有非常之才，而桎梏在前，刑僇在後，亦將慄悚而無所施矣。其於將帥也亦然，任之難而奪之易，稍有疑似或因戰略之故有所持重，則逮繫僇辱隨之。又奄人監軍之制，亦以崇禎時行之最廣，而閹人之所長。即驕橫貪驕假公營私，故將帥之關幕者，多自結歡於閹人，則雖戰蹟無聞，而位可長保；其將帥之功勳卓著，不附奄人者，則旋被讒譖。此袁崇煥之以明末邊帥惟一之長城，而慘膺太僇；而孫承宗孫傳庭之將材，皆不能竟其功，故軍事亦敗壞而不可收拾，則懷宗不能不任其責者已。谷應泰論之曰：

「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拱麗，便殿停香，記註重班筆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問民疾苦，重執宰而尊孔師賓，以至

素服論囚，蠲逋弭亂，罪已則輒減音樂，賑飢則屢發帑金，於凡愛民勤政發奸摘伏，此則懷宗之圖治也。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志徵徭則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網愈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尙名實而吏多苛察，於凡舉措聽熒，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然其時亦未嘗無深識之士，不二心之臣，強項批鱗，呼號入告，如弭亂有近功之慮，匡時多救過之憂，批龍鱗則制實八策，攀檻則應詔一言。而究之賈生痛哭無救突薪，索靖銜悲，自然荆棘。無他，九關之虎豹格於中間，而文具之積弊澤不下究也。」（註一）

此其於當時治亂之理，已言之至允矣。茲更就其宰執之更迭言之。明代自太祖殺左丞相胡惟庸之後，懲於宰相權力之大，故廢除宰相之制，以各部分任政事，而以君主總其成。然歷朝君主不能皆視政事，故大學士之預機務者，皆實際操宰相之權，如張居正徐階嚴嵩等其著者也。崇禎一朝其負宰輔之責，多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者，以常理而論，其職

務之重既如此，當然應擇之慎而任之專，然而任免頻數，席不暇暖，揆席如傳舍，臺省如踐更，此欲建設政治之基礎也難矣。茲特列表明之。

| 崇禎七年啓天 | | 十一月 | 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黃玄極罷 |
|--------|--|--|----------------|
| 十二月 | | 以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周道登、劉鴻訓並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三月 | | 禮部尙書兼閣東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罷 | |
| 五月 | | 李國楨罷 | |
| 六月 | | 來宗道、楊景辰罷 | |
| 十月 | | 劉鴻訓罷 | |
| 十二月 | | 韓爌復入閣 | |
| 正月 | | 周道登罷 | |
| 十一月 | | 以成基命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 | | |
|-----|----|------------------------|------|
| 年 | 三 | 正 | 十二月 |
| 年五 | 三月 | 月 | 錢龍錫罷 |
| 六年 | 六月 | 以禮部尙書溫體仁吳宗達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九月 | 八月 | 錢象坤罷 | |
| 十一月 | 五月 | 何如寵罷 | |
| | 六月 | 周延儒罷 | |
| | | 以錢士升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 | 以王應熊何吾騶並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 | | | | |
|------|---------------------------------|--------------------------------|------|---------|------|
| 十 | 年 | 十 | 九 | 年 | 八 |
| 三 | 月 | 六 | 正 | 九 | 五 |
| 十二月 | 黃士俊罷 | 月 | 月 | 月 | 月 |
| 賀逢聖罷 | 以劉宇亮傅冠、爲禮部尙書，薛國觀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溫體仁罷 | 錢士升罷 | 何吾驥文震孟罷 | 王應熊罷 |
| | 機務 | 林釤卒以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並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吳宗達罷 |

| | | | | | | |
|------|----|------|----|-----------------------------|-----|-----------------------------|
| 年 | 十 | 三 | 十 | 一 | 四 | 六 |
| 月 | 十 | 三 | 十 | 一 | 四 | 六 |
| 薛國觀罷 | 五月 | 姚明恭罷 | 四月 | 以謝陞爲禮部尙書陳演以禮部侍郎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五月 | 以姚國忠、張四至、魏照乘並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六月 | 六月 | 六月 | 五月 | 以謝陞爲禮部尙書陳演以禮部侍郎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六月 | 孔貞運罷 |
| | | | 四月 | 程國祥罷 | 八月 | 傅冠罷 |
| | | | 二月 | 劉宇亮罷 | 十二月 | 方逢年罷 |
| | | | | | | |

| | | |
|-----|------------------------------|------|
| 年四十 | 五月 | 范復粹罷 |
| 九月 | 周延儒賀達聖復入閣 | |
| 三月 | 魏照乘罷 | |
| 四月 | 謝陞罷 | |
| 五月 | 賀達聖張四知罷 | |
| 六月 | 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爲禮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七月 | 以魏藻德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八月 | 吳甡罷 | |
| 九月 | 周延儒罷 | |
| 十月 | 黃景昉罷 | |
| 十一月 | 以禮部侍郎李建恭副都御史方岳貢並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 | | |
|---|----|--------------------------|
| 十 | 正月 | 以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
| 七 | 二月 | 陳演罷 |
| 年 | 三月 | 蔣德璟罷 |

由此以觀，懷宗以天啓七年九月繼熹宗而嗣位，至崇禎十七年三月殉國日止，其當國之期不及十七年，宰輔之任者四十七人，罷者四十人，此任何一時歷史之所無也。而任者未必以才，罷者未必以罪，此又爲善者無以勸，爲惡者無以憚之總因也。此政治又安得不敗壞，國事安得不危亡也。

且懷宗之任免無常，不特於宰輔爲然也。卽其他各部之尙書及督撫重臣，亦時遭責罷免，或加誅殺，綜計在位十七年間，其任兵部尙書者凡十四人，多不久而獲罪，罕有能善全者。最著者爲崇禎二年，兵部尙書王治下獄死，九年張鳳翼服毒死，十三年楊嗣昌自縊死。十

四年陳新申棄市是也。（註二）任刑部尙書者十七人，亦多被罪罰，如喬允升馮茂則遣戍，鄭三俊則逮繫，劉之鳳則論絞，甄淑則下詔獄，^一改繫刑部瘦死，李覺斯則削籍是也。（註三）巡撫被戮者至十一人。（註四）總督被誅者七人，鄭崇儉、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寬、趙光抃是也。（註五）蓋懷宗憤寇之日熾，惟以殺戮爲督責之具，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貸，因之人不自安，效益難覩，疆事亦卒敗壞至不可救而傾覆隨之矣。

夫明末政治及軍事敗壞之故，既如此矣，若使社會安定，人民之痛苦不深，則猶可爲暫時之維持，然明末官吏之貪黷橫暴，政以賄成。（註六）獄訟多冤，天災莫恤，固已民不堪命矣。而時文取士，惟務調華，不明義理，因而廉恥道喪，奔競門開，此欲使地方政治駁駁就理，已爲勢所不可能。（註七）其縉紳之在鄉里，又一味陵轢平民，恣爲威福，如董其昌者猶民怨沸騰，至錢謙益輩則更袒藏殺姊之兇徒，包攬詞訟，鞭仆佃戶，設立法庭，審訊民事，求貨賄，索田園，尤公然無忌。（註八）至於門戶風氣之事，黨同伐異之舉，尤紛紛擾擾，迄

無寧日，專務私利，不惜民艱，故人民重重壓迫，舉政府官吏以及地方縉紳，無一非人民之敵，故流寇一發而不可收，人民寧從匪而爲亂，地方秩序完全瓦解，滿洲遂乘之而收其利矣。朱舜水氏躬歷危亡之痛，發爲危苦之辭，茲特引其言以爲誠儆之資，其言曰：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鎬養寇賣國，前事不暇瀆言，即如崇禎末年，縉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寇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弢戈服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右論致亂總因）

明朝以制藝取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

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頭咁
嘩，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爲功，奪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
哉，既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閥，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
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受賄
，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暮夜苞苴之路。朝庭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
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倣倣模糊。水旱荒災，天時任其豐
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滑食無糧之士，收除飛洒，善柔賠無土之
糧。敲骨剝膚，誰憐易子。羨餘加派，豈顧醫瘡。金入長安，蠹賦騰循良之譽。容光曲
木，屠伯叨卓異之旌。未聞贖貸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攷。盜賊載途，惟工塗
飾。虫蝗滿路、孰驗荒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由是面監司，而撫按，盡可知也矣
。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右叙科舉之弊，政治之不良及

官吏之貪婪不惜民瘼）

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餽遺，欲廣侵漁，多收投靠。妻宗姻姪，四出行凶，子弟豪奴，專工羅致。女子穩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遂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時有，事會因爾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聲冤，公事至僵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蒼黃。庇遠親爲宦戶，擠重役於貧民。事事貼賠，產已賣而後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懼喜，隸役牌勾欠戶，閩室棲遑，士夫循習故常，糊心民瘼，被害胥饑，暗懸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閭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饒財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董賈沈淪。薦剡猥多，賢路自塞，此鄉宦害民之病也。（右敍士紳之橫行鄉里）

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同門。由取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輾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甄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紛膠結其間，間豈無仁

賢廉潔之士，總之一壺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儉壬
機巧，競尚圓通，持重端方，咸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羣離，必使一氣呵成，牢
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右敍門戶之害）且幽冀兗豫五省，苦於俵馬驛馬俵馬有
孳生印烙之弊，驛馬有恤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細布之弊，一經簽役，
立致傾家。總由官不得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
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掊尅之術，安得而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
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當，以爲出爾反爾之計。由前所言，謂之巧宦
。語之以炎類附勢門戶夤緣則獨工，語之以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拙，嘗之以朱提白
粲，腋削肥家，則攘臂爭首，告之以增陴濬隍，儲糈桑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
，鬻爵欺君，種種罪惡，罄竹難書。（右敍官激民變，民怨沸騰）

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証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爲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既以貪利之

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後后。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散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衆，以爲先驅。所以逆虜因之，普天淪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終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兵強將勇，無以足敵，彼江陰一小縣，不過靴尖踢倒爾已，雖內有積儲，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餚，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驍騎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毗陵，吳興金閩，設能各出騎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胆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遠慮，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貪饕淫汚，慘殺荼毒，又倍蓰於縉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奈何也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右總論土崩瓦解之勢）（註九）

由此以觀，明末政治之敗壞，不但政府應負其責，即所謂士大夫者，亦應負其責。故政治無專責久任之領袖，而政治失其重心。社會無公正忠讓之士大夫，而社會失其維系，卒之匪禍既遠外患益肆，而土崩瓦解之局成矣。故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賊民興，喪無日矣。此古今治亂之鑑，不可不察也。

註一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論崇禎治亂

註二 明史張鳳翼傳

註三 明史喬元升傳

註四 明史顏繼祖傳

註五 明史鄭崇儉傳

註六 歸玄恭文鈔載：「崇禎間，長安中賄賂大行，烈皇聞而惡之，頗置緝事者，羣臣犯者，輒得重譴。然臣下不以此爲懲而通賄愈甚，但加密耳。以爲事之發露皆由

行賄之疏漏，後更不託人。往往見時面致通刺，一揖之後，託言以詩史相質，出諸袖中。凡銀曰拙作，金曰新作，珠曰小作，受者會其意，卽納之袖中，以此賄愈甚，而上不知也。

註七 淸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描寫明代紳士在地方之恣作威福，及時文之毒，深入一般士人之心理者，甚爲酷肖，不能以小說觀也。

註八 馮舒著「虞山妖亂志」及張漢儒揭「錢謙益之罪狀」

註九 朱舜水遺書「陽九述略」

勤勞與救亡

爲二十四年雙十節作

當此天崩地坼，河山易色之時，而歲歲強顏爲歡，以度此愁慘之雙十國慶。國人之感想爲何如？當此禍烈於東晉，患深於南宋，束縛逾于大戰後之德意志，而一迴憶及于二十四年前開國時之今日，其勇敢壯烈之精神，動天地，泣鬼神，舉一切危難障礙，皆不足以擾吾之心者，持較今日之屏息怵惕，視人之顏色喜怒以爲欣戚者，其感想又爲何如？然今日爲民族存亡危機一髮之時，斤斤譴責，無裨時艱，而所欲再三反覆，陳說于我國人之前者，乃如何從平實可行之途，以共致力于當前救亡之大業。

救亡之道萬端，然其要義則在使人人各能有所致力，其致力能均平而普遍，切實而有效。蓋救亡之業，爲國民人人共有之事，共有之責，則必須人人能盡其責，及砥身礪行，以從

事于勤勞，以勞其身，勞其心，勞其志，勞其行始。綜檢已往禍敗之原，何以政窳教廢俗偷民愚，多大言而少條理，多議論而少成功，多浮辭而無心得，多淺涉而無深造，多作輒而少專精，皆媿惰之習爲之也。惰者畏難畏勞，苟便易而怯艱苦，風氣所趨，政事則務苟且，教育則流淺薄，事業則驚外形，工作則苦粗陋，而物質浮華，飲博聲色，淫佚之過，則比比焉。夫人之精神時間有限也，而嗜慾則無限。人類之弱點爲好逸惡勞，無以節制而矯正之，則日趨于偷惰而不反。勤則善心生，惰則邪心生，以今日國危于累卵，民陷于沸湯之際，而曾不動心，惟是酣歌醉舞，耗時曠職，則豈得謂之有人心。昔陶侃當東晉危難之時，以勤勞爲百僚率，所屬有博奕者，則投其具于江，以爲是牧猪奴戲，然今日之朝野，能不爲牧猪奴戲者幾人乎？龔自珍曰：「衰世朝無才相，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廬無才工，衢無才商」者，非預爲今日言之乎？夫立國數千年，危難之來，何代蔑有，然歷覽往史，凡國之能救亡復興者，必能上下一心，奮其憂勤惕厲之精神，以戰勝艱危者也。其遭遇外患而一蹶不振者

，必意志消沉，苟且委靡，不能愧恥振作者也。成敗之鑑，開卷朗然，則今日而以勤勞救亡之義，瘡口曉音，以告國人者·或非迂拙之議乎？

爲治之道，首在補偏而救弊，故國奢則示之以儉，民惰則示之以勤。勤之要義，則勤其精神焉，勤其時間焉，勤其生活焉，勤其行爲焉，勤其求知焉，勤其服務焉，勤其天職焉，此其大端已。蓋精神不勤，則營營擾擾，無所歸宿，而放惰之行著焉，必使精神有所附屬，于事業，于智識，于修養，而後精神乃入于正軌。時間不勤則浪費，生活不勤則邪侈，行爲不勤則放僻。乃至現代民族之興衰，基于民智之高下，現代興國之基本，在于學術之發揚，則勤于求知其本也。以今日政治教育建設以至一切事業之窳陋委靡，民族意識之消沉，則鼓舞人人之責任心，而勤于其本身之服務及國民之天職，俾精神不振，耳目一新，此又亟亟而不可緩焉。在易之乾，其象爲自強不息，而周書之稱文王之勤于國事也，則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之稱周公，則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皆以勤立國之鑑也。又若昔賢之鶴鳴戒旦，錢鏐之圓枕警寐，凡事業有成者，及方興之民族，莫不平時則以勤勞立國，處變則以勤勞救亡，一念之勤惰，而興亡頓異，此不可不深思長念者也。

吾國以勤勞謀國之先哲，歷史上比比皆是，然其最足動吾人之景慕者，則莫若大禹與墨子，大禹胼手胝足以治洪水者十九年，水患既奠，猶屢巡狩以勞民事，而崩于會稽。墨子苦身勞形，尙儉節欲，以期濟民而定亂，至於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不辭，此其勞苦之精神，足以鍼砭衰世而風示末俗者爲何如。若國人率能以墨子自期，爲政者務以大禹互勉，風氣所趨，俗習一變，以勤勞之義挽危亡，以禹墨之精神矯弊習，則救亡復興，一線生機實繫於此矣。

從心理建設中求民族出路

今日國家破碎支離之形勢，民族百孔千瘡之病狀，任何謀國者亦將感於應付之不易，此其原因，有在於人者，有在於我者。在於人者，強鄰數十年處心積慮以謀我，得寸進寸，得尺進尺，我有隙可乘，固為其機會所在，即我無隙可乘，彼亦竭其縱橫捭闔，鈎心鬥角之技，以增進我內部之分裂不安，以造成彼之機會，如耶教書所謂，魔鬼一臨，則摯友立變仇敵，魔乃得意大樂，此所謂在人者也。其在我者，我何以造成此千孔百創之病狀，而予人以可乘之機，我何以受人之縱橫捭闔，發生內部之分裂不安，我何以不自振作，不從光明之路而奮鬥，一任危機之來，生機日蹙，此則應自行反省者也！在於人者，我如無感化之之力，則當然不能阻其謀我，然在我者，則我國有決定自己出路，自己為生存而奮鬥之權，決不能因人之陵我，而束身泣涕，坐待宰割也。蜂蠻雖微物，然以其有毒液能自衛，故人知避之，羊

豕驢驟，龐然大物，然馴養既久，則戢戢無抗之能力，故人人得以刀鋸鞭笞加之，此有抵抗力與否之別也。達爾文物競天擇之生物競爭論，雖為互助論者所反駁，以為生物之進化，在互助而不在競爭，然互助之基礎，在於平等，所謂能力平等，智識平等，然後乃能以彼此之能力智識而互助，而人羣平等之基礎定，而民族平等之形勢立，否則我能夠助人，而人不能助我，或我不能自主自助，而只仰人之助我，如朱子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者，則互助之事實，乃終不可能，則生物競爭，所謂適者先存之例，乃猶不能根本打破，而中國古代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理論，猶將支配現在與未來人類悲慘之命運，而不易超拔也。

今日中國國運之危迫，中國國民不能不全負其責，而民德之墮落，個人主義之發展，一般人之缺乏愛國心與缺乏民族自信力，實為一切危亂之總因，故憤世者乃謂「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此雖憤激之言，然披覽古今中外之歷史，考之民族興亡之史蹟，再證以中國今日一般人之言行，則凡南宋明末以及羅馬衰微時代之現象，現時實一一備之，而周秦漢唐興國

之規劃宏大，元氣淋漓，百廢之具舉，民俗之醇樸，與夫德意志意大利建國時之艱難奮鬥，辛苦經營，上下一心，全國并力者，今乃寥寥不可見，由斯而言，若歷史之事實非盡誣，史家敍述民族興亡之原因非完全顛倒者，吾人實不免爲之不寒而栗，而望我國民一深切反省也。

民族振興之原因，固賴有少數非常之領袖，主持全局，領導民衆向生存與光榮之前途而邁進。然若大多數人無明確之認識，無奮鬥之能力，無犧牲個人現在之權利自由爲民族將來創造新生命之決心，則步驟必不一致，陣線必然凌亂，甚或假公濟私，乘機漁利，專務私圖，罔顧大局，則少數領袖雖盡其最大之努力，而艱苦奮鬥，亦將苦於孤軍奮鬥而無能爲役，此文天祥史可法諸公，所以屢起屢仆，爲壯烈之犧牲，而無補於大局也。積人民而爲民族，以民族而建國家，若大多數人民，無德無智無能，營私取巧，見利忘義，搗亂破壞，爲敵虎儀者，則安能有健全之民族，民族不能健全，國家之建設責任，將付之於何人，此至顯明之

問題也！以此數年之經驗言之，強隣加我之侵迫凌侮，不可謂不大，不可謂不酷，我民族之血灑於無代價之犧牲者，不可謂不多，刺激不可謂不深，以情理而論，人民應人人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夫戒其妻，萬衆一心，全國并力，而從事於雪恥圖存。然今何如乎？痛心病狂謂他人父之漢奸無論矣，商人以利之所在，而助仇之傾銷，社會事業家，假抗敵之美名，擾捐資以肥己。失意之軍人政客，則或挾外力以自重，或引外患以遂私圖，在職公務員之營私贓貨巧取豪奪者，又比比而是，或則陰行貪殘之實，陽飾廉讓之名，或則厚貌深藏，大言欺世，或則荒墮職守，奔競結納，舍實行而營形式，崇外貌而棄內修，如龔定庵所謂：「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廩無才工，衢無才商」者，殆又過之，綜其病象所現，則爲虛偽，爲貪鄙，爲偷惰，而其病根所伏，則爲苟且，爲無恥，爲無志，虛偽生於苟且，不能腳踏實地，光明磊落，表理洞澈，而力務於遠大。貪鄙生於無恥，權利所在，任何卑鄙之行，貪墨之舉，皆可以無所不爲，而歸之於無忌憚之小人。偷惰生於無志，不能力爭上游，致身高明，以罷

當大任，宏濟艱難，惟是奄奄不振，草率敷衍，玩時愒日，百廢俱舉，言政則凌亂，言教則浮薄，言俗則委靡，處處現亡國之象，人類亡國之民，大多數人不思自警自省自勉，則雖有少數先知先覺艱苦奮鬥之人，亦安能一一提挈而拯援之，大多數人不思自救，則少數人安能救之，語曰。天助自助，又曰，皇天無親，惟佑善人，國民欲於危機深迫之下，而力求振拔者，必先切實反省，切實自覺，切實自力自助，深探危亂之原因，與夫今日百孔千創之病根病象，人人反省，人人痛自湔濯，本良心以改過自新，本良心以爲救國自救之奮鬥，亦即努力於良心之奮鬥。

所謂良心之奮鬥者，卽人人恢復其光明正大忠誠樸實之人格，人人勉爲有德有智有能之人，人人能盡其最大限與最小限之責任，人人嚴於責己而寬於責人，人人互助互勉，人人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從事實上感化他人，人人節省其無謂浪費之精神時間財力而從事於有効之努力，人人勉爲雪恥圖存重光華夏有力之一戰士，則萬衆一心，全國并力，步驟一致，壁

堅森嚴，如是，則任何外力，孰敢侮我，如是，而民族生存之基礎，乃能確立，所謂殷憂啓聖，多難興邦，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不啻爲今日言矣。

明 耻 教 戰

各位同志：在現在國難嚴重時期中，我們北平同志，已經站在最前線；處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應該怎樣努力去做實際的工作。我們相信，各位同志對於主義方面，對於 總理遺教方面，一定有很明確的認識，而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應該怎樣把 總理遺教所指示的種種理論方法，使其實行和貫澈。 總理會講「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在現在正須負荷實際救國工作時候。尤其是在北平環境中間，我們應該把黨的責任， 總理交給我們的責任，積極擔負起來，表現出我們各個同志的能力。我們要擔負起這種責任，在力量的推動方面，精神的鼓勵方面，就應該注意到中國所謂「明恥教戰」四字，明恥教戰四字，在表面上看來，就是說我們自己一定要有羞恥心，有實際戰鬥的能力，意義是很簡單的。但是我們如果把這四字仔細研究起來，就是覺得明恥教戰，不僅用在戰事方面或軍事行動方面，在我們任何

個人，尤其是負荷革命救國責任的同志，都應有深切的注意和努力。在明恥方面，現在我們最大的恥，當然是國恥。我們有這樣數千年文化歷史的國家，竟受島國民族橫暴的壓迫侵掠，幾十萬方里的土地，已被侵佔，幾千萬人口的同胞，已被蹂躪。這種恥辱，實為中國有史以來所絕無而僅有。在從前如漢時的匈奴，唐時的吐番突厥，宋時的蒙古，明時的滿洲，大多只是野蠻游牧民族，對於進化民族的進犯，不足為奇。到近百年，尤其是近幾十年以來，世界交通日益發展，人類文化日益進步；任何國家，凡是站在文明進化的立場上，一定都注意到禮讓道義。雖然近百年來有所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侵略，而他們侵略的方式，在經濟文化方面，總究還是比較和平的，決沒有像九一八以來這樣橫暴的侵略。但在現在號稱文明國家所不敢做不能做的行為，人家已悍然為之，我們竟親身受之，這在世界的立場上，和時代環境中，真是我們很重大的國恥。同時我們覺得自民國成立以來，尤其是自十七年以來，用黨的力量統一全國，統轄政治的時候，日本竟這樣橫暴侵略，不僅是中國國家民族的恥辱

，實在也是本黨的空前大恥辱。我們有了這樣重大的恥辱，當然應該明白恥辱所由來的原因，才可以確定努力的方針，達到洗刷恥辱的目的。在教戰方面，中國數千年來所謂禮義之邦，民族性是非常和平。但是中國的民族性一方面是非常和平，同時也具有很堅強的民族精神。在歷史上雖遇有多少野蠻民族來侵迫中國，過了相當時期，總究要把這些侵略壓迫的勢力驅逐出去，恢復我們固有的國家和民族。這種奮鬥的精神，就是教戰的精神。我們現在有這種教戰的精神，訓練我們同志，領導我們同胞，各個擔負雪恥救國的責任，才真是發揮明恥教戰的意義了。

我們看中國的歷史上，在列國時代，吳越戰爭的時候，吳王闔閭被越王勾踐打敗，受傷而死，吳王的兒子夫差就立志復仇，在宮門前站立一人，夫差進出時，大呼「夫差，汝忘勾踐殺汝父乎？」夫差必回曰：「唯，不敢忘」。天天這樣提起自己復仇的心理，幾年以後，越王勾踐的軍隊，終被打敗，勾踐自己也被俘虜到吳國。後來勾踐到了吳國，用柔軟的手段，

脫離回國，自己就臥薪嘗胆，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工夫，把吳國滅了。這些歷史上的事實，就是證明中國受了壓迫以後，自己能明恥教戰恢復故土的前例。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國難的嚴重，要洗雪國恥，就要從事雪恥的工作。這種工作，決不是希望人家去做，自己可以袖手旁觀；或僅在口頭鼓吹，不在事實上去切實推行，要知道我們中國的國恥紀念，在日歷上已觸目皆是了。為什麼我們不能盡最大的努力，把國恥紀念的日子，一年減少一年，反使國恥一天多似一天，都因為大家只在口頭文字上紀念，沒有去做實際的工作，而這種僅在口頭文字上的紀念國恥，沒有共生死存亡的決心去努力做實際雪恥的工作，也是我們很重大的恥辱。

在敵人方面，他們已很認識我們沒有雪恥的決心，認識我們種種物質武器的設備不能如人，才毫無顧忌地來侵略壓迫。記得前幾年在喜峯口視察的時候，有些武裝的同志說：日本飛機很低的飛來，只有兩三層樓高的高度，丟擲炸彈，自很準確。要知道他們飛機可以飛得

這樣低，就因他們知道我們沒有抵抗飛機的武器。現在我們自己物質方面的設備，已不如人，如再加以精神不振作，責任不確定，只是高談闊論責人恕己，不必說目前，就是一再隔十年百年，也決不能說雪國恥的。

我們知道無論在前方，在後方，無論擔負軍事，政治，或社會的工作，各個人都有應盡的職責，決不能完全推諉於他人。一定要自己能擔負自己的責任，才可以感化他人，鼓勵他人的勇氣。例如武裝同志中有了抵抗奮鬥犧牲成仁的人，大家都知道尊崇讚揚，然後那些怕死不抵抗的人，覺得羞恥慚愧，也要去拚命殺敵了。我們現在決不僅對他人的諷嘲毀謗，可以生效，而要用自己的行為，做他人的榜樣。尤其是在現在的時候，敵人是用整個力量來侵略我們，我們決不是用散漫的力量，可以去應付的。固然我們有很偉大的民族，有廣闊的疆土，但照過去的經驗，在幾天之內，可以失數十萬方里土地，和幾百萬人口；那麼幾萬方里的土地，幾萬萬人口的民族，如果沒有抵抗的勇氣和決心，也何嘗能夠支持於永久。我們記

得在歐洲的中國外交團來電報告，他們在國外很無顏面去見人，更怕外國人來問詢。外國人認爲中國的事情，實在有些費解，何以這樣大的土地，這樣多的人口，很容易地丟給敵人。可見中國的情勢，已攬到如此地步，我們再不各自明瞭耻辱的來由，擔負洗雪的責任，實在不能稱爲近代國家的國民一份子了。但是明恥而後教戰，教戰也不是要全國人都武裝起來，到前方去攻擊敵人。所謂教戰的意義，就是要各個人大家有奮鬥的勇氣，有在前方作戰的精神，去做自己應做的工作。在前方的軍人，有了奮鬥的精神，才可以長期堅持，不屈不撓，我們在物質方面的欠缺，智識方面的淺陋，就也須憑奮鬥的精神去增加補充，鍛鍊培養。這樣，在軍事方面，當然可以有完善的軍隊，強大的武力，抵抗反攻；在政治方面用奮鬥作戰的精神，刷新政治，增進效能，也就成爲很好有力的政府。在教育方面，無論負教育方面的人員，或受教育的學生，用奮鬥精神可以促進文化，培養高尚精深的智能；在工業商業方面，用奮鬥的精神，可以增加生產力量，促工商業的進展；在社會方面，任何人都能奮發

有爲，自然也可以有健全的組織，有敏活一致的行動；各方面都是這樣訓練培養，在相當時期以後，我們相信一定改造中國的情況，洗刷一切國恥，日歷上就不致再載國恥紀念日，每年也無庸再做消極無聊的紀念了。這種恢復中國固有的精神，樹立民族新的生命，就是總理四十年奮鬥努力的目的，也就是中國歷史上聖賢告訴我們明恥教戰的工夫。要知道中國現在的局面，不是靠一時的感情衝動，就可以挽救國家的危機，設立民族的基礎。這種奮鬥的精神，任何人都要認爲終身的責任。有多少年的生命，就是擔負多少奮鬥的生活。決不是一時的勞力，我就可以獲得永久的享受。我們知道勞力和報酬必有相當的比例，由很少的勞力，得到很大的報酬，祇是一種偶然僥倖的事情。無論何種事業，要有偉大的報酬，和成效，一定先要有偉大犧牲的精神和努力。研究學問是如此，經營工商事業是如此，建立國家挽救國難更應如此。列子上有愚公移山的故事，雖爲一段寓言，但是愚公以本身和子孫無限制的生命時間，去努力遷移有範圍有限制的山，那種堅忍的意志，很可以鼓勵我們奮鬥的精神。

我們有了愚公堅忍的意志，去應付國難，自己終身努力不夠，由子孫繼之，當然任何危難，都可以戰勝，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爲春秋所讚譽，我們相信現在復仇雪恥決不需要九世之久，就是九世，倒底也還有雪恥的一天。

所以在這個時期中，我們決不能灰心失望或消極。國事的有無辦法，不必依仗他人的幫助，只問自己有無報仇的雪恥的決心，有無明恥教戰的精神。我們自己有堅強的決心與奮鬥的精神，一定可以有洗雪國恥的機會。我們前方的武裝同志，在那裏前仆後繼用自己的血肉去和人家最新式的武器抵抗，凡有不忍之心決不能漠然視之，放棄自己的責任。尤其是我們受 總理遺教指導的本黨同志，更不能不以身作則，站在前面，負起更重大的責任。而且我們的努力，不但可以鼓勵前方武裝同志的勇氣，就是受傷致死的忠勇將士，在最後的一息，也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我們中國是幾千年來由我們的祖先開疆闢土，創造文化，遺給我們的，我們要接受歷史上祖先奮鬥努力的結果，保持過去多少光榮的歷史，就要自己繼續不

斷的努力，而過去多少年國恥的由來，也就是證明我們沒有盡自己各個人的責任。從今以後，我們要痛改前非，大家振作奮發的精神。切實負起救國的責任，尤其是在現在最前線環境中間的北平同志，要負起領導的責任，以身作則，去完成任務，這是我們應該自勉勉人共同努力的。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在北平市黨部擴大紀念週講

民族的出路（答某君書）

辱惠教，殷殷以國事爲念。處此危艱之際，懔覆亡之懼，此固國民心理之所成，然若祇有沈痛悲觀，而不認清致力之途，鼴勉邁進，則徒爲一消極之憂國者，不能爲一積極之建國者，憂國者盈天下，仍無補於國事之毫末。且盡耗其精神於呻吟愁苦之城，不從實際上有所努力，則於報國之義仍未能貫澈。此雖與利用國難之發展個人利益，或擴大國難以達其所大欲者不同，然彼則積極的禍國，此則消極的無補於國，禍國者多，則國必毀滅，無補於國者多，則國必奄奄無氣而歸於澌滅，其結果無以異也。故僕所望於執事者，乃爲積極的建國者，而非消極的憂國者。

今日國人鑑於國事之危亂，政治之不上軌道，又目擊近數年來若德若意之勵精圖治，轉弱爲強，因致慨我國人才之缺乏。建設能力之不如人，其實吾人若將中國人與歐美人個別比

較分析其才智能力，則即可判明其並無過分之差異。其所以人治而我亂，人進而我退者。實由他人能各發抒其智力，共負建國之大業，而吾人則各用其智力於對內或對人之角逐競爭，爲個人主義而奮鬥，勇於對內而怯於對外，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故他人有百分之精神才力，可作八九十分之用，而吾人有百分之精神才力，乃不能作五分十分之用，此其已不如人十倍二十倍矣，甚至卽此百分中之五分十分，亦不用之於積極之建設定亂，而用之於破壞建設，擴大亂事，則其結果或至百分之一之精神才力，亦不能加之於建國之基礎，此無怪乎他國之蒸蒸日上，吾國之危亂無已也。

鄙人深信現代之各民族，除文化特殊落後者外，其他民族智能相距初不甚遠。然社會動態所以變化萬殊，政治所以有治亂，社會所以有興衰，個人所以有成敗者，完全爲人力運動之方向及支配問題。此人力運動之方向各異，或力之支配變動，則行動之表現，事實之結果，乃大不相同。蓋一切國家社會建設及個人事業之成敗，既悉由於人爲，而賴人力之奮勉，

如此人爲之力，不用之於建設，或有效之方面，或無計劃，或無目的，或缺判斷，或誤方向，則其力之使用，不特流於消費，或反致增加危亂，此非不用力，而誤用其力之過也。如過去數年，國人能同心一致，用力以謀建設，則不但內患不起，即外患亦可不作，而建設之成績亦大有可觀，然意氣既盛，則一切皆率意輕行，雖明知未來之危險，而亦有所不暇顧。法律不能加，清議不能動，紀律不能制，則惟有相研相伐，以歸於盡而已。蓋人力不能兩用，不用之於建設，則用之於破壞，不能堅固，必致粉碎。且力之運用，只能向一方向而發展，若加以障礙或破壞，則其力必悉歸於消失或變動，又力之組織，應極嚴密，若稍有罅隙，則立致破裂，如山中巖石，本極堅實，然若稍有裂痕，侵入水分，則嚴冬凝冰之漲力，必至崩裂，此至顯著之例也。故今日國人若能共認積力於建設之必要，即應竭力避免人力物力之消耗，並防止一切破壞危亂之力之運用，則何嘗不可有相當之建樹。力之方向，既不致誤，然後民族乃能有堅強之組織力，有組織力，而後可以安內，而後可以禦外，而後可以扶危定傾。

，故曰「鑿而不舍，金石可鏤。至誠所至，金石爲開」。此之謂也。

欲求建國大業之邁進，不在責望於人人，而在自本身起，切實做去。亦不在好高騖遠，必欲處大任，負大名，而在從一己之職業中；切實求成績始。無論政治社會文化各事業，以至農工商業，苟務一業，必實事求是爲主，人人能實事求是，則各種事業，皆有進步，國勢日日臻進步繁榮矣，故晏子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此晏子所以成功也。且任何時代，苟爲平治之世，或有撥亂反治之事蹟者。皆有精神特殊之處，未可一概抹煞。如秦之政治，自漢以來，皆加譏貶，似若一無足稱。然秦之破除封建，統一中國，典章制度，無一不樹完備之規模，立兩漢政治之典型，則實有其不可磨滅之精神在。且自商鞅勵行法治，使秦民能漸就有規模之生活，而政治卒能亦遠非同時各國所能及，故荀卿之稱秦曰：

「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百吏

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措，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團，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庭，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

夫秦之民俗既敦樸質實如此，其官吏之整齊嚴肅，奉公不懈，勵精爲治，事無積滯又如彼，而士大夫服務以後，卽歸其家，無有私事，則其無徵逐嗜好游宴奔競可知，其政治修明若此，卽近代法治國亦無以過，特較當日齊楚各國主政者之昏惰，固相去萬萬，則安得而不凌厲無前，取六國如摧枯朽也。故吾人於政治之興衰，求之於古，旣得如秦者以爲證。求之於今，又得如德如意者，以爲例，則知善敗何常，惟在人之自覺自力，決無冥者爲之主宰，而有所倖也。

故鄙意以爲今日岌岌不可終日之國是，決不能不謀改造，不能不求出路，然所謂改造與

出路者，決非有特殊之奧妙，乃在國人之人人以身作則，切實振作精神，負其應負之責任始
。亦在人人善用其精神時間，於有效之途徑始。今日人力物力固已艱窘，然若不鋪張不浪費
，不好高騖遠，而集中此有限之人力物力於有效迫切之事業，則亦必能收相當之成績，今時
之艱苦沉着之精神，按部就班，腳踏實地，切實做去，積株累寸，以底成功，則未始不能獲
得最後之收成。且欲求國民之精神才力，能悉發抒於有效之途徑，尤在人人能各用其所長，
而避其所短，人類通病，往往不能自知其所長，而用其所短，結果則一己固無所成，對社會
亦無所自効，此亦最大之浪費也。總之，撥亂反治以求民族之出路，決非不可能之事，要在
盡人人最大之努力，務平實而不務高遠，在自助而不在求人，在艱苦奮鬥以自開其出路，而
不在咨嗟太息以待幸運自來，來日有窮，時不我待，惟鼈勉之而已。

地方自治與建國基礎

中國當現在社會組織力鬆懈，政治拘束力缺乏，法律制裁力薄弱的時候，再加以歷年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交相煎迫，許多隱伏的病象都在那裏暴露出來。這種病象的救濟方法，當然其說不一，而在總理遺教中所指示的扼要方法，就是感覺到人民本身能力薄弱；必須從充實社會組織，增加人民能力方面來謀救濟，而其基本的方法，就是實施地方自治的工作，這種工作，也就是勵行訓政的根本意義。我們知道，總理對於癸丑以後的失敗，曾有很痛切的說明，因為當時要『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允許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允許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為新治；第三流弊由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所以我們根據這種事實

證明和理論原則來觀察社會現狀，如求救濟，一定要經過蕩滌舊污促進新治的訓政時期，而訓政時期的基本工作就在確實建立地方自治的基礎。

講到地方自治的工作，很明顯的有總理建國大綱和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可資遵循。在這兩部重要著作裏面，也很有具體的程序，簡括的辦法；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這些簡單的工作，不能很順利地進行呢？要知道這種困難，不在工作本身的不能推動，而在推動工作以前尚有許多障礙不能解決，多少條件不能符合。因為地方自治工作的實施，固然不能說一定要等待到很安定的時候，或是一定要等待到地方經濟相當發展以後；但是如果地方太不安定，或經濟太枯竭，地方自治當然也是無從進行。即以現在剿匪區域而論，有許多地方差不多赤地千里，一切人民生計經濟組織都已破壞無餘，如最近在安徽等處已經收復的區域內調查，據所報告，此等區域內，不但似古語所謂十室九空，簡直已弄到十室十空的地步。因凡是彼匪所到之處，第一步搜集壯丁，編入軍隊，其次就把女子組織洗衣隊慰勞團，然後又把老弱

的人趕去做苦工，使一家的長幼男女，都分散各地。等到中央軍隊把地方平定召集流亡的時候，能夠陸續回來的，幾百家人家就難得一二家的骨肉可以完全，不是失了壯丁子弟，就是失了女兒媳婦，妻離子散，往往都已家破人亡。現在要在這樣情形之下去辦地方自治，自然非常困難。還有多少經過水旱天災以後的區域內，更是野無人煙，談不到地方自治的進行了。所以地方自治進行的困難，不在地方自治的本身，而在推行地方自治工作以前的障礙太多。同時我們也覺得無論行政方面的工作，或立法方面的工作，有許多實際的設施，決不能太固定，太有強性；總須帶一些彈性，然後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運用。尤其是像中國這樣大的區域，這樣多的人口，各地方的經濟情況既不相同，文化交通的程度更不一致，如果沒有較具彈性的種種辦法，設施的結果，有些或是認爲太單簡，有些却已很覺得窒礙難行了。過猶不及，自然都沒有成效可言。例如以前某省的教育行政當局，爲小學教師待遇平均起見，提出各地方小學校教員待遇的標準辦法，結果因各地方經濟狀況絕不能相合

，小學校散在各地，各地方所能擔負小學經費的能力，絕對不相同，就沒有方法可以實行了。所以我們在中國很龐大複雜的社會中間，要實行地方自治，一方面要注意環境的障礙，力求解脫；同時也不能很拘泥地規定劃一的辦法，以免顧此失彼，不得實效，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先要認清基本原則。因為地方自治的工作，固然千頭萬緒，如能認清基本原則和活動方向，就可以分別先後緩急，規劃步驟，使地方自治的工作，能夠很切實際一步步地實現起來。

從中國文化史上，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的發展，是站在兩種基礎之上。第一種就是家族制度。由家族制度的發展，擴充到宗族，再擴充到國族。由家族制度的擴大，才有同鄉同省甚至同國的關係。這種逐漸發展的過程，雖然成了很複雜的情況，而推本溯源，還是一種家族主義基礎的社會制度。同時從經濟方面看來，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經濟的社會。無論古代或現代，社會經濟組織完全站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雖然近百年來受世界工業潮

流的影響，都市方面以及通商各區域內有多少近代工業的組織，但在全國經濟組織中間，還祇占很小的一部分，而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組織，還是以農業爲基礎。所以現在我們要使社會的組織嚴密，地方自治的進行順利，對於中國這種歷史上承襲下來的家族制度和農業經濟的社會組織，就不能不特別注意。如果能把這兩點認識清楚，設法使從前家族制度和農業經濟的社會組織，發揮與充實他的優點，補救與改善他的缺點，就一定可以使社會基礎日漸鞏固，團結力量日漸擴大，使中國的民族國家在世界上可以和其他民族國家站在同等的地位，乃至更受種種壓迫與危險了。

不過在一般受到西洋社會思想教育的人看來，也許覺得這家族制度和農業經濟的社會組織，已是過去的形式，近代的國家，似乎不應再有去保持的理由。其實社會的發展，各有各的歷史背景，各有各的特殊情況，無論任何形式或組織，都沒有絕對的善惡利弊，祇是看怎樣去因勢利導，發揮美點，改善劣點，以求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決不能說農業經濟的組織

一定壞，工業經濟的組織一定好；或是家族制度的組織一定劣於其他制度的組織。社會學的理論，根本就沒有絕對的好壞；所謂好壞優劣，無非由比較而來。我們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如果能虛心從歷史過程上加以考察，就可知中國固有的制度，的確有很多優良的地方，值得我們去保持；而這些優點，也許為近代西洋社會組織所不如。我們看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已有許多表現出地方自治的雛形，各地方的地方事業，差不多完全由地方人士自己去辦理。而且有很嚴密很靈活的社會組織，來保障社會的安寧，促進社會的文化道德，增進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幸福和利益。例如地方自治基本條件中的教育，救卹，合作等事業，都已在中國從前社會組織內實行過。中國社會方面向來的教育，除由政府所辦很少數的國學或省縣的學舍外，其他鄉鎮村莊的教育，就是所謂私塾制度，都是由地方人自己去辦理。又如地方救濟事業，養老育幼，以及其他慈善事業，如夏季施藥，冬季施衣，甚至救火，消防，修道路，築橋樑等事情，也由地方人士自己去捐助興辦。而且因為中國從前有許多禮制上的關係

，冠婚喪祭，使地方上人自幼年經壯年到成年，在人和人間彼此都有界限，不知不覺養成禮讓恭敬的態度，不致有侵奪強暴的心理。如周朝鄉飲酒之禮，就是表示地方崇敬老年有意思。每年由地方鄉大夫邀請當地的耆老宴會，凡是在六十歲以上的人，始有座位，如在六十歲以下，祇是站立招呼。在宴會的時候，各人所用餚饌的數量，也有一定，六十歲的可以用三豆，（豆，即周朝所用的食器）七十歲的四豆，八十歲的五豆，九十歲的六豆，年齡愈高，待遇愈優，都是含一種養老尊親的意思。還有地方上發生爭執事情，也不必一定要鬧到官廳方面去。凡遇到一件爭執的事，一定先請求地方上公正人如紳士，族長，鄉董等去評判解決。評判的地點，或在祠堂，或在公正人的家裏，甚至在茶寮飯館中，雙方把事實經過講明以後，公正人就加以評斷，等到是非屈直評定以後，理屈的人，無不自承錯誤，聽受處分。所以許多小的糾紛問題，往往就這樣由地方自己去解決，不必再驚動到政府機關。還有社會方面的批評，大家也是非常尊重。很明顯的如後漢汝南許劭月旦之評，凡地方上人品性的好壞，

才能的高低，都有批評。這種清議批評，就是現在所謂輿論，在當時確是非常注意。一個人如爲鄉里清議如不容，在社會上行動和事業就受很大的影響。如曹操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也會強迫許劭，問他對於自己的批評如何，課劭說他是『治世的能臣，亂世的奸雄』曹操也無如之何。可見當時的清議，正是社會中制裁人的精神上的方法。凡此種種，也就可知從前中國的確已有地方自治的基礎，不過尙不能把他擴充罷了。

至於經濟方面，也有許多很好的風俗習慣。例如一個人要做一件事情，感覺到資本的短缺，就有集會的方法，由親戚朋友來幫助，以後按月按季或按年攤還，這就很合乎現在合作的意義。又如孟子講：『昏夜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與者。』孔子講：『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都是表現出有無相通，患難相助的精神，而爲西洋人所不及。

而且中國向來固然是個人治的國家，但也可說是一個人民自治的國家。所謂一個好的政府，就是不去騷擾人民，除了按時征收錢糧差課工作以外，就是抱放任主義，讓人民自己去做

應做的事。因此在過去多少年中，養成了人民獨立行動的習慣，就是中國人到海外去經營工商事業，也都是自己冒險進取，抱着獨立經營的精神，並沒有一些靠託國家政治保護的力量。所以地方自治的精神與旨趣，可說在中國幾千年前已經實行，而所以能夠實行和保存這種地方自治精神的基本原則，就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經濟的社會，同時又有家族主義的基礎。唯其有了家族主義的基礎，社會上許多事情，尤其是對於養老救卹，大家都能很鄭重去辦理；唯其是農業經濟的組織，大家都很接近和睦，可以有無相通，患難相助。現在我們能夠保持這種優良的基礎，因勢利導，去做地方自治工作，自然格外容易見效了。

固然，在家族制度農業經濟的社會組織之下，也有許多應該要改善的地方，如偏於保守退讓的心理，在現代世界中是很不利的。但是一定要照歐美各國那樣很猛烈地求進取，過份發展自己的物質慾望，也不是人類生活的理想標準。過分的進取，不免侵犯他人的自由；而物質慾望的過份擴張，就一定剝奪他人的利益。近代世界的競爭，人和人的爭鬥所以如此厲

害，也未嘗不是這種工業社會所造成的病態。我們再看農業經濟組織的社會，人的性情比較平和，這種性情平和的缺點，就是受了強大的壓迫，往往不易立刻抵抗。但是農業社會的和平精神，並不是永久的，或絕對的。中國自有歷史以來，許多不良朝代的改革，許多暴戾君主的推翻，還是由於農民的反抗；而創立新朝的漢高祖劉邦，宋高祖劉裕，明太祖朱元璋等，也完全是農家子弟出身。所以農業社會的人民，並不是絕對沒有反抗的精神，在平和之中，始終還保存着奮鬥的力量，不可一味加以侵略凌侮的。

總之，我們從這許多歷史上演變下來的事例去研究，就覺得中國過去本已有地方自治的基礎，祇須使他相當發展改善充實，就毋須根本破壞舊的，從新做起。要知道這時候正在新舊交替潮流變遷之中，一方面迫不及待更動中國幾千年來所傳襲的文化制度學術思想，一方面又抵禦不住世界工業社會侵略壓迫的力量，在一個時期中，總不免表現出一種混亂的狀態。但這樣却使一般人都失了自信心，以為中國什麼東西都不是好的，一切社會組織都要根本

去改造；而改造的結果，又適攬到兩頭落空，舊的無論好壞，都已丟棄不要，新的好的却又不能適用，而一般人認為新的好的，又未必真是新的好的。而且一種制度辦法，適於某一國家民族或某一地域的，並不一定也適合於中國，因此使過去許多年來政治改革的思想，經濟制度的見解，社會改造的方案，非常混亂，無所適從，這是很可給大家一種反省的機會，使大家知道從很複雜的狀況之中，一定要找一條爲自己本身和爲國家民族得到立腳之點的出路。這條出路的基點，就是 總理所講的訓政工作，也就是地方自治的工作。同時我們對於地方自治工作，一方面要把中國歷史上幾千年沿襲下來的家族制度的基礎，保持他的美點，擴充他的優點。如 總理所講由家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拿家族的一個分子來擴張到國家的分子，集合成有組織的有機體。在經濟方面，就要注意到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把許多已經破壞的，搖動的，凋疲的農業社會，設法恢復。經濟組織的力量能夠陸續恢復以後，無論發展近代工業，或把近代科學方法來改良農業，也都有所根據，可得實際的效果。而且我們看

美國以這樣工業發達的國家，還是在農業上積極求進展，運用科學方法去改良種子，增加生產，可見農業經濟，決不是不合時代潮流，或是農業社會已成過去。本來一個國家社會，有一個國家社會的特殊歷史，一個國家社會的經濟組織，就有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組織的特殊情況，決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的制度方法，可以適用於其他歷史習慣不相同的國家社會之中，尤其是推行地方自治，不能抹煞本國民族社會固有的社會基礎，不能任意採用別的國家社會的經濟制度，來做自己的社會經濟制度。不過我們一方面固然不能不分優劣，一概破壞；而對於封建制度的意義或過去所謂官治省治的意義的地方自治，當然應該澈底改革的。

所以地方自治的工作，看來似乎千頭萬緒，無從着手，其實我們一方面祇要能把推行地方自治的障礙，逐漸解決；一方面能認清國家社會的固有基礎，因勢利導，滌污維新，一定可以順利進行。同時所謂地方自治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全民自己受訓練，自己有能力，然後民權的基礎確立，全民政治也得以實現。這樣就是把 總理訓政的意義根本發揮出來，而

這種建設的基礎，非常真實而鞏固，就非任何力量所能搖撼了。

（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立法院 總理紀念週講）

個人主義與思想改造

思想與行為——個人主義的意義——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與三民主義——忠……公……恕——慾望的限制與消滅——個人主義與組織能力——思想改造與挽救國難

自有人類以來，任何人的一切行為，完全由於思想的推動，由思想的發動，而後有一切動作的表現，所以思想實一切行為的原動力，但是人的思想，各有不同，在各種不同的國家民族社會中間，都有他各自不同思想的來源；由於各種思想來源的不同，形成所謂各種風俗習慣和學說，而這種風俗習慣和學說；就影響到一個國家民族社會種種複雜的行為，所以我們對於思想問題，應該鄭重地注意。一個人有生命的一天，一定有生活的需要，有關係生活的動作和行為。如果思想方面，沒有適當的途徑與標準，人的行為就不能很適當的表現出來。

。我們要求行爲的適當，自應注意思想的選擇與訓練，然後人的行爲，受正確思想的指導與支配，得到一個很有效的發展與很光明的途徑。

古今來許多歷史上的事實，許多社會方面的運動，發生最重大的挫折，而且最妨礙社會進步的，就是個人主義的發展。由於個人主義的發展，才使社會的進步，民族的進化，以至世界的和平，都受很重大的影響，因為個人主義發展的途徑，完全以個人爲中心，以個人爲本位。無論任何動作，或發任何語言文字，表現的中心完全爲個人自主打算，而個人主義的內容，以奪取人家的所有，來增加自己的利益。或壓迫人家的權利，來增加自己的權利。任其所至，漫無限制，一定的損人利己，只顧到自己，而忌掉他人。否則如果人已彼此互利，就不是個人主義，而是互助互利的主義。社會方面，如果大家能互助互利，自然有共同的幸福和進步，而且在和平的方式中進步。如果拿個人主義爲中心，各個人以自己爲本位，爲謀增加自己的福利起見，不恤侵略壓迫剝奪其他人的福利，在社會方面就發生很大的損

害。

我們看近百年來的世界史，從歷史方面表現的種種事實，關於民族國家方面的種種行動，很顯明地看得到一切行動，完全拿個人為中心。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發展，就是個人主義的擴大。祇是把增加個人福利的標準，改為謀自己一部分民族國家的福利。侵略壓迫剝奪其他國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滅亡其他國家民族，來增加自己民族國家的福利。又如軍國主義也是個人主義的擴大。在一個國家中間，少數軍人憑藉所有武力，一方面壓迫本國的人民，一方面侵略其他民族國家，他的動機，就是希望把自己軍人方面的力量，極端擴張，不特在整個本國之內，而且侵略到其他國家民族方面，不惜犧牲其他國家的生命國運，來增加自己軍人的勢力。再如近代資本主義的動機，更顯明地可以看出個人主義的擴大。自近代有所謂工業革命以後，工業組織管理方面，逐漸趨於機械化，科學化。在這種大規模的組織之下，就有大量的生產，這些大量的生產，本可以使社會方面的消費者，都得到價廉物美的需要品，在

社會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剝奪其他利益來增加自己的利益，因此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大量的生產，只是壟斷一切利益的手段。在工人方面，增加工作時間，抑低工資；而對於貨物的價格，却相當提高，這樣資本主義本身的利益增加，一般人尤其勞動者方面的利益，就受了很大的剝削，結果把所有的經濟力量完全集中於很少數資本家的手上，大多數人的生活較前更覺困苦，需要更是艱難。例如美國為世界重要農業國，如遇小麥豐收之年，一般人民本可得到廉價的小麥，使生活負擔稍覺輕減；但經營糧食的資本家，為防止麥價的低落，甚至將一大部分的小麥去作燃料。還有經營漁業者如捕獲魚太多，也寧可把一部分的魚傾棄海中，或改作肥料，不肯減價售出，他們為什麼如此去做呢？就是因為抱着個人主義的心理，不顧社會的利益而以資本家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為前提，由於以上所說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近百年來，使世界大多數人的生命財產，時時受到損害，許多弱小民族，時時受到壓迫，擾亂社會的和平，引起世界的不安，在歷史上已很顯明。

地表示出來，而基本的動機，就是因為個人主義的擴大。所以我們覺得個人主義不僅是影響一個人或少數人，而是影響整個世界的和平，全人類的福利，如果個人主義的心理沒有糾正，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接續發生而無窮盡的。

所以個人主義的意義，是很簡單的。一方面要謀個人的福利，同時要擴大個人的福利。本來在心理學上，生理學上，證明人的天性，一定有慾望。這種慾望，並不是絕對壞的，因為有了慾望，才知道注意生活的訓練，增加生活的能力，充實生活的智識。但是慾望要有一定的限度，在這一定的限度之內，可以幫助人的進步，得到相當生活的保障，同時促進國家社會的進化。如果個人的慾望沒有相當的節制，任其過分擴大，就一定要把許多不應該得的福利，集在自己的手上，而取得這種不應該得的福利，也就一定妨礙其他人的福利。正如一間容百人的房屋，一個人只能佔一個人的地位，如果一個人去占了幾個人的地位，一定使幾個人受到相當的壓迫。所以人的生活享受與權利範圍，都有一定的界限，在界限標準之中，

彼此相安，各得所欲：超過此界限以外，不是甲妨礙乙，就是乙妨礙甲，不是少數人得到利益，就是多數人受了剝削和壓迫，還是一定的道理。同時我們知道人與人之間，只有互助方能互利，大家在一定範圍之中，共同努力，才可使生活安定，社會進步，民族發展，一切文化等之事業都得以設立與進展，如果大家專以自己個人爲中心把他人所有一切的福利都歸於自己，就一定發生社會問題，使社會起很大的變動。我們知道爲什麼君主專制政體，要逐漸改爲民主政體，就是因爲君主個人的權力太大，法王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個人的權力，可以支配整個國家的生命財產和權利，如果一個君主明瞭事理，能用個人相當的權力，也未嘗不可以使政治上軌道，但歷史上的經驗，君主好的少而壞的多，這些壞的君主。承襲了祖父的傳統，既沒有好多教育，又不明人民疾苦，生殺予奪，任所欲爲，就有很多妄爲的事情，把政治攬得非常壞，社會民生就很痛苦，因這種政治上的不平等，共同的要求，就產生民主政體，由大多數人去管理政治，節制慾望太強的個性，限止過分權力的濫用。又如白居易

詩上說：「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富人的享受太優裕，使很好的食料，任其腐壞，而社會上却有很多餓死凍死的人，也很可以證明經濟上的不平等，我們為欲民生的滿足和普遍，也不能容這種現象的存留，而這種政治上、經濟上不平等現象的發生，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的原因。

所以個人主義的思想，如果沒有基本的救濟，任何方面的動機，總帶損人利己的色彩。研究學問，不為改造社會，不為增進人民福利，而為求自己將來生活的優裕，個人權位利益的增高，社會方面活動的方便，這種研究的動機，完全為個人打算。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也就是個人主義與非個人主義的區別。所謂義，就是顧全整個社會，不單是為自己而且能為人。所謂利，就完全為自己打算，以自己為本位。所以個人主義的對方，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中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都可以一個字來貫澈實行，我們要貫澈民族主義，

就是要用一個忠字，拿忠來對待國家和民族盡責，把自己個人的福利，甚至於生命都可以犧牲，用忠的精神爲民族去奮鬥努力，自然可以保護民族的生命，維持國家的基礎。要貫澈民權主義，就要用一個公字，因爲不講民權主義，就是爲私，政權爲個人私有，或少數人所私有，私有就是個人主義。如果政權能公開，當然要犧牲個人主義，使政權爲全體人民所共有，做到天下爲公。再說民生主義就要用一個恕字來貫澈。恕字又可分爲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是消極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社會的生活不能安定，人民的生活沒有保障，每個人當然感受到異常的痛苦，希望環境的能夠改善。如果自己不願處在這種生活不安的環境中，當然別人也不願意的，所以自己如果處在負經濟改造的責任時候，就要將這種有妨民生的障礙除去，同時在積極方面講，恕字的意義就是要將己所不欲勿施之於人。因爲自己所希望需要的，別人也有這樣希望需要，我希望自己的生活有保障，人家的生活也要求保障，所以自己所欲的，希望人家待我的，推己及人，從民生方面去努力，在恕字的消極積極兩方面同

時注意，才可貫澈民生主義的功用，而將個人主義的精神澈底打破。所以用忠字來貫澈民族主義，糾正個人主義；用公字來貫澈民權主義，糾正個人主義；用恕字來貫澈民生主義，糾正個人主義，這樣個人主義就可基本打消了。

但是個人主義基本打消，並不是說個人的慾望，就完全消滅，我們對於個人慾望，還是可以相當保持，只是有一定的限制與範圍，不能無限制的擴張。否則慾望儘量限制，如宗教家所講的修道出家，把人類應有的慾望，無論生理方面，精神方面或物質方面，完全使他消滅，就決不是人類的天性。所以佛教中的寂滅，要把自己的生命，思想，動作，完全消滅，靜坐多少年，打破家庭組織，把人的生理方面的慾望也加以制止，事實上很少能奉行不背，許多矯揉造作的僧道，對於慾望抑制過甚，往往做出其他不正當的行為，而且因抑制過度的影響，要滿足這種慾望，其反動也許比常人厲害。所以我們覺得慾望對於人生，有相當的幫助，應該節制而不能完全把它消滅。中國向來對於講名利的人，以為很不好。其實一個人把

名利觀念完全打破，人的動作精神一定很消極，古人講「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因爲要成名，自己就得自愛，用種種方法來增進自己的智識能力，修養努力來增加自己的名譽信用。這種好名，還是可以幫助人類的進步。至於利，除了很少數人格修養或完全抱着服務社會精神的人以外，一個人完全爲公，不爲自己打算，也一定把許多天才能力限於停滯。一般人能夠努力勤勞工作，多少有一些爲自己的利益打算。我們看蘇俄革命以後會發生很大的飢荒，有幾年的農產，收成很少，考其原因，並不單是天災，在人力方面也有很重大的影響，因爲當時蘇俄政府成立以後，就很積極推行農產品歸公政策。沒有田地的農民，固然分得了多少田地，而各個農民的農產收成，除了爲一家人應消費的數量以外，其他就歸公支配給工人及服務社會政治事業方面的人員。這樣在農民方面的生活，固有保障，而過分勞力的人所得也是如此，好逸惡勞，爲人的天性，大家只顧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的生業量，自然不肯用過分勞力去耕作。於是勞民對於耕作，無形中有了怠工的趨勢，影響所及，使全國糧食方面，發

生很重大的恐慌。後來蘇俄政府知道這種弊病，還是改變征收糧食的辦法，鼓勵農民，凡是超過一般農民生產的數量，也許一部分歸農民所有，使農民自願勤勞耕作，希望收穫的增加。所以我們對於慾望只主張限制，決不能絕對把他消滅，而限制的標準，就是守其本分，不要過分擴張。

同時我們知道個人主義的爲害，不特因其擴大可以形成上述所謂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就是並不擴大到這種程度，個人主義的發展，社會上公的方面也一定很受影響。因爲大多數人民都是爲自己打算，就沒有人去擔負社會的公益事業，凡是義務多而權利少的事，一定大家都不管，就是管，也不肯盡力。但是社會組織方面，不是一個人的關係，而是人與人的關係，或是個人與整個社會團體國家民族的關係。在社會中決不是各個人都爲自己打算，社會國家民族就可以維持發展，各個人一方面爲自己的生活在慾望關係，來盡力增進自己的智能，充實自己生活的能力；同時因有社會國家民族的關係，更應拿一部份智能來

爲整個社會國家民族去打算，如果大家都能拿一部分的智能來盡力於社會國家民族的事業，這樣，社會能進步，國家基礎可以穩固，民族前途才有發展的希望。否則，如果大家都爲自己打算，社會國家民族的各個分子，各自作單位的活動，其他民族國家拿他們整個有組織的力量來對付散漫的各個份子，當然抵抗不住，非崩潰不可。我們看從前武王伐紂的史實，當時周是西方的小國，武王有什麼把握可以伐中原很大的商朝，但是武王說：「紂有臣億萬唯億萬心，予有臣三千唯一心」。這樣拿三千倍的個人力量去打億萬人的各分子，當然可以操必勝之券，可見所謂力，就一定要集合組織，有組織才發生很大的效力。古人以束竹箸爲喻，一支竹箸易折集合數十竹箸爲一束，就不易折，這是單位與組織集合力量的不同，就是個人主義與非個人主義利弊區別的地方。

現在看到中國的情形，大家對於個人主義的思想，似乎還很普遍，因此在這個時期中，還有許多人爲自己打算，雖然國家情況很危急，而可以做政治活動的，還是乘機取政治的利

益，在社會方面可以爲自己活動的，就乘機取社會方面的利益，這種個人主義的表現，就是把整個國家成爲一盤散沙。我們知道現在這個時期中，就是用中國整個民族的力量去應付，因科學文化落後的關係，已經不易戰勝困難。如果還是以個人主義爲本位，只爲自己求出路，爲自己謀利益，什麼派別競爭，地域界限，團體區別的關係，互相牴觸，把僅有的力量，各自打消阻礙，就一定同歸於盡，世界上決沒有充分表現個人主義的分子，可以得到成功的出路。而且從個人主義出發，研究訓練智識能力，一定專爲自己少數人求出路。結果，所求的出路，就是怎樣把社會上其他人的權利，用不規則，不正式的手段搶過去，增加自己的權利利益。這樣社會上，有限制的物質生產，人與人之間有界限的權利利益，互相搶奪侵佔，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個人智識越充足，野心也越大，越增加他競爭，侵掠，剝削的力量。這種能力越增加，就更使社會不安定。所以我們覺得如果要糾正現在社會的環境，一定要從思想方面改造，基本上打破個人主義，使個人主義有相當的限制。使各個人的慾望能相當節制，認識

個人與整個集合團體的關係，知道一定要整個民族能鞏固，有世界上很高的地位，在這個民族中間的各個人，才能享受應該有的權利，保障應該有的利益。如果蔑視整個民族的利益，盡量發展個人的利益，不但是妨礙自己民族，使整個民族中間的利益完全被打破，沒有保障的地位，同時一個民族在國際上沒有力量，個人的利益權利也決沒有保障的，所以大家應該知道個人和整個民族的關係不可分，個人和民族的利害關係不可分，要求個人的生存，一定先要求整個民族的生存。而且民族的生存，大於個人生命的保存，有時為維持大的民族的生存，不能不犧牲小的個人的生命，猶如人身一部分中毒，一定要割去這受毒的一部分，才不致影響於全身。又如低等動物遇到危險，往往自斷他的肢體一部分來逃生。這種寧肯犧牲一部分而來保護維持全體的舉動，固然不是大家所願意的，實在也是不得已。同時個人對於智識能力，更應相當貢獻給社會與民族。各個人除了自己生活必要的勞力以外，應盡力幫助社會國家民族的生存進步，這種勞力，才有很大的代價，如果不盡這種勞力，社會的進步民族

的發展，就永遠不可能。古今來多少發明家創造家如果完全爲己而不爲社會，這種創造發明工作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上也許並不需要；而待他個人智識能力去做旁的事業，也許已能使他得到很好的享受與生活。他們爲什麼要茹辛吃苦者去研究創造，發明呢？，這種精神完全爲社會努力，對民族的貢獻。而社會上因有多少人，盡他自己身體精神勞力，來貢獻發明，幫助社會，使整個社會的生產，得以發展，文化得以進步，自己也得了很好的，至少在精神上的報酬。又如學問家思想家，也是如此，研究學問思想，有了著作其他成績的表現，決不單爲金錢上的報酬，而是貢獻給社會幫助民族國家的進步。唯其至少有一部分人能這樣盡力，所以社會民族才有進步，人類才能生存到現在。要知道種種物質方面，智識方面的供給，都是自古以來經多少人陸續積聚整理完成的結果，因爲多少人的精神勞力貢獻給國家民族，才有了現代的文明與進化。其實現代的文明進化，也並沒有登峯造極，還有許多欠缺的地方。最簡單的拿醫學來講，有許多病尙不能治療，也沒有確實能治療的藥品。論理世界上應該沒有不

能治的病，現在有許多不能治的病，並不是病不能治，還是醫學知識沒有到能治一切病的程度。又如人身構造，因解剖學的進步，我們已經很了然他的組織，但是人身的動作，血液的運用，精神的支配，許多方面還不能認識清楚，現在的解剖，或是把已死的生物，或是用局部的麻醉，才能看到動作停止時的情況，但不能想到在動作時是怎樣的情形。由此類推，可見近代科學固已有相當的進步，並不是到了進步至無以復加的地位，也可知在過去幾千年幾百年的發明創造遺留許多智識經驗給我們，給我們人類享受，但是工作還沒有完成，完成的責任，就在現在和將來人類的身上。大家接受已有的智識基礎，應該繼續努力完成未完成的工作。這種努力，也許得不到眼前的報酬，如古今來多少創造發明家的事業，不能及身而成，但這是增加羣衆福利促進人類進步的服務與責任，也就是非個人主義的表現。

所以個人主義與非個人主義，無論國家、民族、社會、或個人，都有鄭重辨別的必要。他是人類進化退步的樞紐，也是世界危險平安的歧路。尤其是在現在中國這個時期中，我們

的困難，並不在外面的敵人，只要大家能夠注意到思想的改造，個人主義的限制，無論在求知與力行方面，都可以打破危難局面，維持民族生命，增進民族未來的文化與進步。這是現在一般人都應注意的一點，尤其在研究智識準備修養的青年，更應有嚴重的注意。

二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北平民國學院講

人生的究竟

人生的界說——生命與人生——生命的有限與無窮——求生與貪生——生命的擴展與延長——生命力的偉大——永久的生命

人類任何智識或學問，都離不了人生的關係。無論各種自然的科學，應用的科學，都和人生發生直接的關係。就如天文學氣象學，因其關係時令的計算，天災的預測，也與人類的生活和農業的種植，有很大的影響。又如玄學、神學、精神學可以與人精神上的指導，鼓勵與安慰。文學、藝術可以增進人生情緒上的平和與善美。也與人生精神上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任何科學智識，都是過去和現在人類努力的成績，來求人類生活的進步與滿足，同時也可知我們研究一切智識，一定要注意人生問題，能拿人生問題為研究的中心與基礎，對於一切學問、智識、才能找到正當的途徑。

人生問題既已如此重要，人生的界說又如何呢？單簡的講來，人生的範圍，就在個人生命存在的期間。如果個人生命一經斷絕與終止，就不成爲人生；不成爲人生，就沒有研究人生問題的餘地。所以人生的界限，就在個人生命繼續時期中，而人生的運用，表示個人生活的動作，也可以爲準備，實行與修養三時期。在少年時候，研究學問增進知識，是人生的準備時期；有了少年的準備，到了壯年能把準備的智識能力貢獻給社會，表現於各種事業方面，才是實行時期，發揮人生很重大的作用；在壯年時候，能夠對於國家社會有了相當勞力的貢獻；到了衰老時候，才逐漸進入休養的時期。所以人生的界說，一方面是個人生活各種動作的表現，同時也有爲人羣努力的關係。人的生活，不只是個人的生活，而是人羣的生活。如果人生祇爲個人而不爲人羣，我們決不能有現在種種物質與精神的享受。如魯賓遜飄流荒島，在個人生活之中，雖有奮發進取的精神與毅力，而每天過分勤勞的工作，至多也只能供給個人生活的需要，不能再有精神智識上的研究與充實。所以社會的進步，生活的圓滿，完

全要靠人羣中各個人共同的努力。如果一個人離開了羣衆，與人羣不生關係，雖不至立刻斷絕生機，至少已失了人生一大部份的意義，而且人的生活，不是單求個人慾望的滿足，個人慾望的滿足，決不能代替個人生活的全部。所以我們對於人生方面的界說，不僅爲個人的生活，而要顧到羣的共同的生活與生存；不僅爲個人生活的進步與圓滿，而要顧到大多數人共同生活的進步與圓滿。

人生與生命，既有直接的關係，生命的有限與無窮，既成爲討論人生問題的焦點。有人以爲人的生命，完全在人類肉體活動的時候，如果人的肉體活動停止，就是人的生命期間的斷絕，所以以人的肉體活動，平均只在六七十年，人的生命也只在這六七十年有限的時期。又有人以爲人的身體，是由各種物質，如鐵；石灰、磷、脂肪、水分等的化合體，一旦到了化合體分解的時候，就是人的生命結束的時候，所以人的生命，也是隨化合體的結合或分解而有限。又有人以爲人的身體和機器相似，機器的功用，在乎機器各部分的活動，如果機

器的活動發生障礙與停止，機器就廢壞無用。而人的活動，就等如機器的活動，如果人的活動停頓，也就是證明人的生命的終止，所以從上述三種意見講來，都以爲人的生命是有一定期限與限制。但是也有人以爲人的生命是無窮的。如古代很普遍的傳說，人以靈魂爲主體，人的軀殼活動，雖然停止，人的靈魂始終存在。也就是人的生命始終存在的理由。又如精神學者以爲精神有獨立的活動，在精神附麗人身的時候，就從人的軀殼上去表現活動，到了軀殼變化的時候，軀殼雖毀壞，精神還是存在而無窮。又有人以爲人的身體既然是各種物質的化合物，宇宙間的物質是不滅的，在組合成身體的時候，是這些物質，到了身體分解的時候，還是這些物質，人體組合的物質不消滅，也可說是人的生命不消滅。如英國克林威爾墓上曾產生蘋果樹，後來發現這蘋果樹的根是從克林威爾的胸蓋中長出。於是有人以爲這樹一定包含克林威爾身體一部分的成分，可知克林威爾的軀殼雖死，克林威爾的生命尙沒有停止。由這幾方面看來，似乎生命是無窮的，但是物質已變化爲其他形狀與作用，總不能說是人

的生命的繼續，而靈魂精神的學說，也沒有科學的證明，並不能由此表現人的生命無窮。所以從這幾方面看來，對於生命的有限與無限，都不能得到確切的解釋與說明。

古今來人人都明白人生的活動，終有停止的一天，而一般人却希望生命的無窮。其實人的求生，一方面是個人的慾望，同時也是個人爲人的責任，一個人既然出生以後，就有應盡的責任，決不能隨意停止自己的生活，斷絕自己的生命，但是人的求生與貪生不同，如果在道德方面責任方面，有犧牲生命必要的時候，就要有犧牲的勇氣。否則應犧牲而不犧牲，就是貪生，而非求生。因爲人的求生，是要維持人種的生存，而人生最重大的責任也就是使人種能繼續不斷的傳播與繁殖。我們考查人的長成與生命的比例，平均爲二三倍。有十個月的孕育，二十年的生長發育，才能維持五六十年的壽命。而在二十歲至五六十歲的時期中，就有婚姻結合與產育子女的責任，來維持人種的生存。猶如象的壽命有一二百年，須二十個月的孕育，四十年以上的長成時期，而昆蟲的生命很短，產殖也易，雄蜂一經交尾以後，便

馬上死亡。其他如魚類爲防止水中各種水族的侵害，就有數千百倍魚子的散播，以維持其種族的生存，所以人生的意義，對於人種的繼續維持，實有很重大的責任。但是人的責任，究竟與其他動物有不同。其他動物如雄蜂交尾而死，他的責任祇是散播種子，維持自己種類的生存；人的責任，不僅維持人種的生存，還須求人類文化共同的發展與進步。人有肉體上的生命，同時還有精神上的生命。這種精神上的生命，並不是靈魂學上講的渺茫不可測度的靈魂。因爲人生的 effort，可以把智識能力貢獻於社會，遺傳給子孫，這種生命的力量，就非肉體所能及。所以我們在生存時期中間，要求生命的擴展；同時要求生命的延長。生命的擴展，就是維持人種的生存與繁榮，使肉體的一部分，永遠生存；但精神上生命的延長，則更須謀知識文化事業的進步，來求得人生生活的發展與圓滿，由此也可證明人的生命力的偉大，決不能虛生枉生，對社會人羣無任何關係與影響。所以人在生的時期中，一定要認識生的意義的重大，認識生的意義，發揮生的能力，才可知肉體軀殼的生命，固然無窮；而精神的生命

，事業智識的生命，尤爲無窮，我們看古今來許多學術家，他整個的軀殼生命，雖然已終止了幾百年，而他的學術精神上的成績，遺留在社會上，至今可供一般人的研究與需要。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康德、黑格爾諸人，其軀殼肉體雖不見，他們在文化上的貢獻，供我們研究與應用，真如視聞聲咳，宛如其人的生命至今存在，又如大禹治水，后稷教民種植五穀，柏斯篤發明微生物，瓦特發明蒸氣機，以及愛迭生對於電氣事業的改良與進步，都是使人類得以增進生活上的美滿；而這些人在事業上精神上的生命，也就永久留存於世界上。

所以我們人生的意義，不僅是求形體上的生存，因傳種的關係，而繼續存在；同時更要求精神生命的永久存在。這種生命的永久存在，不是虛妄難測的修煉學道，以求獨善其身；而是盡自己最大最善的努力，爲社會人羣謀福利。現在世界文化所有相當的進步，人類生活所以得相當的滿足，並不是個人幾十年的生命時間的力量，而是幾千年來人羣共同努力的結果。如果過去人類都是只顧個人慾望的滿足，沒有社會人羣的貢獻，我們決不能享受現在的文化

與福利。所以我們在自己的生命時期中間，處在一個時代社會之中，對於研究種種學問智識，培養種種技術能力，都要認識這種智識學問技術能力，與人生關係的重要，然後盡我們最大最善的努力與貢獻，求現實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我們也有這種認識與努力，才真了解人生的究竟，發揮人生永久的生命。

三十二年五月二日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講

復李君訥顏李學書

李君足下：得手書，知於顏李之學，從事研討，而綜論其得失，此非好學深思者不能。然鄙意猶望足下，更有所進，故於來書所論爲之商榷，幸詳察焉。

僕嘗謂學行本爲一體，道術原無二致，學所以致用，故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若昧於時勢而沾沾於一先生之言，則其病則必流拘墟而不可化，周孔有周孔之時代，管葛有管葛之時代，學之所習，行之所見各有其是。戰國諸子爭鳴，學術特盛，至漢表彰六經，黜百家學，始歸於一宗，然諸子之學至晚近而益昌，則知一流之固不能彙萬派也，在學者識其因革，得其會通，與時消息，求知實用而已。故易之大用，在知變化，得會通，以極深研幾之功，達開物成務之用，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變者能會通而通變也；推而行之謂之通，通者，能知其意措諸用而不滯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事業者，學之顯諸用，施諸民，

而非口耳誦習，文字咁囉之謂也。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陳義本極顯豁，爲學之道，亦莫外於此矣。由此可知僕前告足下以治顏李之學者，乃在法顏李剛健篤實之精神，以掃除空虛之學，力爭上游，務其遠大，此僕之意也。非謂亦步亦趨，以顏李之議論爲議論，以顏李之規劃爲規劃也。今之時非二百十數年前顏李之時，僕亦安能謂取顏李四存之書，李氏瘳忘之編，擬太平之策，而可一一見之於行事，則所謂治顏李之學者，亦在法其剛健務實之精神，勉爲有用之學而已。明乎此，則不但顏李之議論純駁，可以不問，卽短長顏李之行事，亦屬墮於拘墟，此願足下察之者也。

來書於揚榷顏李之學略分數義，一則稱其所長，一則訊其所短，然通覽全文，似仍不免挾宋學家先入之見，以推勘顏李，故稱顏李之合者，以其有合於宋明之理學，而譏顏李之短者，仍不免拾流俗人之議論，以爲顏氏不願人讀書而鷙功利，此莊生所謂兩失之者也，章實齋曰：「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又曰：「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利以爲功，

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此言論世知人，未可率爾也。僕以爲欲識顏李學之所由立，必先察顏李所處之世，當時以明政不修，寇盜紛起，中華鼎沸，索虜乘之，遂竊神器。而推原禍之所由成與庶政所以墮壞，一在空談性理，一在盛行時文，且邊防不修，戎備窳陋，黜陟不衷，政本墮壞，故盈庭皆空虛無用之士，平時既薄兵農理財邊防諸大政，而莫肯究心，事既危迫，則一籌莫展，坐視國本之淪喪，惟一死塞責，以自完其愚忠，以劉蕺山之巍然負學術上重望者，乃其平戎之策。謂但躬修明德於上，即可坐收干羽兩階之化，其疏闊如此，此顏李所深痛也。其所引兩宋覆亡之鑑識，皆垂涕爲明代覆亡言之也。故習齋曰：「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事功，其亡可立而待也」。又曰：「若宋儒者，可謂忠孝之女，……漸至今日，曠代不見一帝臣王佐之才，十里不見一禮樂和好之家，數鄉不見一孝弟忠信之人，徒聞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鈔策，乾坤全壞於無用」。李恕谷則曰。「宋明學者，如華子病忘，

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無施，惟拚一死，並忘其身」，此其沈痛爲何如？故習齋雖始從事於陸王程朱之學，終乃一切掃除，力屏空言，以務實學，而謂「後世之所以章句爲儒，以讀書纂注爲功，非聖人重力行之旨」。其與孫夏峯書謂：「今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祇爲空言著書之學」。

又與陸桴亭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甚，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修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故推本堯舜之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之三物，孔子之四教，謂學術必以事物爲歸，不以空言立教。恕谷之序存治編亦曰：「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於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扼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乃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寇已東趨，川陝楚豫，至

於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俯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農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世輔民耶？三代賓興之正，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如此」。此可見顏李爲學之旨矣。且習齋身際鼎革，目擊虜禍，光復之志，無時或衰，故幼從吳洞霄習劍術騎射，長從王五公學兵法，技擊，莫不精絕，故其講學也，以禮樂射御書數爲教，而兼究及兵農水火工虞。蓋隱以匡復爲已任，而引蒼生之休戚爲已責者，故其所交諸君子，多一時豪傑非常之士若王五公其人者，耿耿之志，臨歿不衰，故其逝世之際，誠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此其志事，蓋有非章句之儒所識者矣，故當顏李之世，以顏李之所志，炳顏李之學，後人援顏李以入理學，固爲不知顏李，薄顏李爲功利之學，亦不足以損顏李之一毫，此僕所不欲苟同者也。

又足下承前人譏評習齋之論，謂「習齋之學，其所以異於前儒者，惟在不願人讀書而已」

。其實習齋所不願人讀書者，爲一切章句訓詁性理語錄，與夫對策式之議論，應制式之詩文而已，並非盡束一切書而不觀者也。試問體樂射御書數，是否可盡廢諸書，兵農水火工虞諸大政，以及一切典章國故法令規模，何嘗能憑口耳臆說。再觀顏李盈尺之著述，及其年譜所稱，爲學或得力之次第，何嘗能廢棄讀書。更參之於顏李之所反復痛陳於學術末流之弊者，可見顏李所欲屏棄者，乃若漢儒繁冗之疏注，宋儒迂疏之理學，魏晉浮薄之清談，六朝浮靡之詞賦，唐宋膚泛之詩文，明代侮經之時藝而已。非盡屏一切經世致用之書也。再證之習齋語王法乾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謂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又恕谷語郭金城曰：「子知讀書，未知爲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只以明虛理記空言爲尙，精神因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

，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爲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此顏李讀書之準則也。其所非者，乃在理學以外無實學，埋首讀書以外無事功之迂生腐儒，而非通經達用之通儒也。且仲尼有微管之歎，事功又何可菲薄。自後儒薄事功爲功利，鄙財利爲言利，譏因時致宜經世致用爲雜霸，而後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政事墮壞，禮崩樂闕，武備不修，學無實用，所謂讀書明理之士大夫者，皆曖曖姝妹，奄奄無生氣，則以其應非常，禦大變，抑何可得。是以戎敵寇盜，紛起迭乘，無百年安定之局，綿延至於今日，而東夷之禍，尙復靡有所屆，則又安能不盪滌卑靡空虛之習，而實事求是，以從事於剛健篤實光輝之學，以撥亂反治，匡民而定國也。

至來書引習齋所父事之刁蒙吉，李洞初、王五公、張石卿、張公儀、五先生，以爲皆當時之理學家，爲理學張目。曾則此五先生者，若王五公泰山巖巖之象，詩賦復仇，忠義勇發，學無不究，嫻於戎事，其居諸編各書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王峴繹稱之爲諸葛武鄉之流，

此豈可以理學家限之乎？五公之自敍其「此書」也，謂「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研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將所謂力禦鬚眉，稜稜霄漢者，竟銷沈於嫩蘿弱薜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傳巖渭水何曾貯此空疏無用輩！」又謂「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然尙嫌其意旨統括閒遠，未盡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法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劃然剖其所以然，……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談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所以揮霍，劉項興亡，較若白黑，陳韓勝負，捷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

嗚乎！此豈章句之儒，所能究哉。再觀李洞初之生平，當崇禎之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爲鄉人習射獵賊，常挾利刃大弓長箭，騎怒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隱足跡不出市闕，教人先行後文藝。晚年益好射，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旁酌酒祝之。常曰：「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文乎？」其卒也，王五公哭之曰：「忠孝遺老盡矣」。

。此又豈迂疏之士所及乎。又若張石鼎，則王五公稱其經濟不可量。若張公儀、則嚴拒僞敕，遇危得免，自謂幾追文文山。若刁蒙吉，則篤學力行，習齋許爲可與共擔聖道。且此數先生者，國變之後，又皆絕跡仕進，則其耿耿一腔熱血，實與習齋同懷匡復之計，而不宜以尋常理學家視之。此又僕所不能苟同者也。來書又謂習齋之學一傳而斬，而歸咎於其學之不純，實則顏李之學，旣爲本發強剛毅之精神，而欲挹之於經世撥亂之大業，而其所教，又爲禮樂兵農、施諸有政之實學，則以長白山之蠻夷大長，統制華夏之始，福臨玄蹕，務嚴刑峻法以防反側，文學之獄方興，羅熾之機已見，又安容顏李之門，以此爲教，以此爲學，其不傳者勢也。而當時所謂理學者，乃只湯斌李光地之徒，襲程宋之面貌，苟全取容者，得以無忤當世，此又安可以學術長短論也。至恕谷之間樂於毛西河，證學於萬季野，揆之傳學會友之義，未可遽譏之爲聲氣之標榜。故西河既稱之爲蓋世一人，季野亦盛相推挹，以爲負聖學之正傳，則恕谷亦非枉道求容也。雖西河後以論學不合，因斥恕谷，而並斥顏李，則是西河

偏激之性實然，未可據之以短恕谷。亦未能以恕谷之間樂講學，而遽譏之爲畔師，足下乃譏恕谷爲南游，則乞靈於毛大可，北游則假寵於萬季野。由此推之，則又何嘗不可譏宣尼之間禮於老聃，納交於蘧瑗，爲乞靈於老聃，假寵於蘧瑗乎：學人立辭，不宜斲刻若此也。

以上所述，敷義已多，然僕之所以不憚反復與足下商榷者。非欲爲顏李學張目，而強學者之必歸於顏李，誠以治學之審辨，知人論世之道，必須求其會通，去其師心，而後乃能崇實而黜虛，明體而達用，爲有本有原，體用兼賅之學，而勉之於行事。不然、徒憑口耳文字之誦習辯論，學程朱固墮於空虛無用，學顏李又何嘗不可墮於空虛無用，於身心又復何益，此願足下深察之者也。且今何時乎，強冠已襲乎堂奧，國基已危如累卵，有志之士，若不勉務有用之學，痛自刻勵，力爭上游，黜華崇實，篤行不懈，以撥亂而反治，則時機一失，雖悔莫追，顏李之所抱痛於當時者，吾人又將抱痛於未來之無窮也。顏李之規畫，固不能盡施之於今日，然其治學之務實達用，制行之勤樸刻勵，立身之剛健篤實，正足薄今日士習之卑

靡空虛，浮侈放惰之風者也。沈潛以求其是，電効以施善行，發皇光大以立己而立人，惟足下勉之而已。

民族正氣文鈔序

昔文文山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嗚呼，民族之能卓立於大地，而不爲強敵外患所陵侮宰割者，豈不恃乎民族之正氣，爲之擇持斡旋以扶顛定傾哉。國無民氣，猶人無精氣知覺，塊然一血肉形骸，所謂行屍走肉者，安得不爲人之所陵踐。故民族正氣者，至中至正，至剛至大，至強至雄，民族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充之則強，抑之則弱。所謂政治，在充實民族正氣而已。所謂教育，在培養民族正氣而已。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興廢之數，難縷計矣。然國無恆存，有民族之正氣則存。無恆亡，無民族之正氣則亡。此中國數千年有史以來之仁人烈士，於民族存亡危迫之俄頃，或殺身以成仁，或舍生以取義，或以孤軍苦鬥，或以大義警

衆，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碧血千秋，精誠耿耿，此豈一時血氣之所激哉。凜於危亡之運，而以身爲教，使後死者知生死之事小，而名節人格之事大，知一身生死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事大，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於可死當死之際，決然舍生而不辭，以保一已及民族之人格，以爲後來觀感奮發之資，民族正氣之所關，豈不大哉。

民族正氣之培養在於教，而民族正氣之發揮存於文，凡史傳文辭之所敍述，詩歌之所詠歎，抑揚反覆，慷慨激昂，使讀者奮發而不能自己，則文辭之感人深矣。洪士升曰：「國家之所以蟠固者人心，倡人心以忠孝。宇宙之所以擇持者士氣，鼓士氣以文章。」故昔人謂讀諸葛公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吳赤溟亦曰：「夫墨胎採薇之歌，王蠋伏劍之詞，魯連蹈海之對，陳咸舊臘之言，張巡聞笛之作，子美入蜀之章，文山拘幽之什，是數公者，骨已朽矣，而後人得其片言，欷歔泣下，按劍相眄，則雖謂數公不死可也。」故不能使天下之氣皆正也，代有數人，人有數言，則正者常存而

氣終不息。故國可亡也，家可破也，身可殺也，天下之人，可使糜爛也，而是氣浩然獨行，則舉夫亡之破之殺之糜爛之力，均不足以敵是氣，而天下之氣乃生。』故民族之精神，必以民族之文學表顯之，民族文學之中心，必存於古今來忠烈志士之文字，其辭則至壯，其意則至誠，其志則至哀，其生氣凜凜，使讀者如受耳提面命，奮發而不能自己，白刃可蹈，威武不屈，雖有雷霆萬鈞之力，刀鋸斧鉞之威，孰能動我方寸之毫末，則人孰得而侮之，則人孰得而亡之。

以近數十年教育之無精神無中心之故，而造成今日委靡荏弱之民族性，以近數十年缺乏民族精神之教育之故，而養成今日失自信力失抵抗力不知愧恥奮發之民族性，則強敵外患安得不奴虜我鞭笞我戮辱滅亡我也。夫民族存亡，視乎人事，人事成敗，視乎志氣，我不欲自亡，人孰得而亡我，振奮之道，在於立志，在於明恥。明恥之道，莫若矜式古人之精忠大節及其壯烈之文字，以扶植發揚民族之正氣，以自立立人，自勵勵人，以此衛國，以此禦侮，

則民族生機有不勃然奮發者哉！輓近學絕道喪坊肆刊行多卑靡佻巧之文字，以腐蝕國人之志氣。是猶元氣已衰者，更進之以砒鳩，則安得不穿腸潰腹，以促其死。端居深念，大憂莫釋。故輯爲此編，以餉國人。上自李忠定岳忠武經國禦敵之嘉謨，下逮民國先烈殺身成仁之遺著，開卷展對，正氣凜然，以興頑立懦，樹明恥教戰之風，以藥我國人委靡麻痺之習，以發揚我先人果毅剛勁之德，朝薰夕染，行健自強。平時則一德一心以謀國，有事則發揚踔厲以禦侮，一念之轉移，而人事國運有不勃然丕變者耶。嗚呼，此寥寥數十篇之文字，乃數百年來愛國志士精誠赤血之所鎔鑄凝結而成，明以之覆元，民國以之覆清，建國衛族，莫大于斯，吾國人其熟讀深念，身體力行，以無負先人之諄諄誥勉，則民族生機實植於此，而我始祖黃帝軒轅氏之靈，實式憑之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二八紀念日

俞大猷戚繼光詩文鈔序

古之言將者，皆才德並重，故太公之對武王，則謂將有勇智仁信忠之五才，乃至孫武吳起穰苴尉繚之倫，其談兵也莫不本之于學。而趙衰之稱郤縠，亦曰，說禮樂而敦詩書，以爲明于德義，可以爲帥。曹彬無師旅之任，迺知戰以忠信爲主，且有再衰三竭之言，此古之將才，所以濟濟並出，禦侮定國，威加於四方，而力不誦於境內也。自後世文武分途，於是將多不知學，徒逞其血氣之勇，外敵乘之，國是大殲，危亂迺相繼而弗絕，武事衰矣。夫爲將之道，有將才，有將德，有將學，有將器，才不足以臨機應變，德不足以惠民撫衆，學不足以博識貫通，器不足以含弘包容，乃至誠不足以感衆，勇不足以禦難，威不足以動下，信不足以服人，皆不足以當大將之任，而寄定國安民之重。吾特以此義以論近世諸將則明之俞武襄戚武毅其選也。二公之武略戰績，史傳已詳，武毅之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二書，後世治兵者

皆莫能外而武襄之正氣堂集，武毅之止止堂集，其談兵論學皆粹然儒者之言。武襄既究心理學，養浩然之氣，而持之以忠貞，武毅亦好讀書，通大義，畢生爲國而不及私，故平居則簡練師旅，合萬衆爲一心，臨戎則奮發勇毅，收殺敵致果之效。雖以二公之當時，中國北警於韃靼，而東擾於倭夷，國弱民貧，朝野岌岌者，二公一出，則立收扶危定傾之效，此非平時所儲者深，故一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立竿見影，效乃立覩也，今國難棘矣，禦侮定國，必得如二公才德兼備之選，濟濟並出，爲國僇力，則攘外安內，功乃可期。故輯二公詩文鈔各一編、取其尤足資感興者，亟爲刊布，俾國人服習其志行。又命王君扶生輯爲二公合傳，以昭明其景行，而仰止於無窮。此其義固不僅專爲治兵者而言，卽國人積憤於國恥。而欲以雪恥自任，力求所以報國者，亦宜誦習二公之書而服膺其言行，人人志其志而行其行，則武德既昭，武威復振，禦侮復興，道莫外於是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紀念

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記

史之職，非徒紀事載言，不虛美溢惡而已。必廣徵旁搜，網羅幽隱，自文獻典志，以逮符璽器物，罔非博覽之資，然後事核文備，信而有徵。迺足垂鑒誠而示民以軌躅，蓋造述若是其難也。民國十六年夏，政府既定都於南京，越三載，中樞深維吾黨自總理孫公發皇民族大誼，引伸爲三民之詣，海內外志士，後先疏附，數十年中，臨難奮節，百折不懲，遂夷帝政而建民治，其間瑰節疇行，震鐸今古，昭明之責，在於後來，卽未遑言修史，而蒐葺文獻，整理考信，以待纂述，義亦未容少緩，迺立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以掌之，又以史料之義，文籍僅其一端，以言博徵，則金石符璽，遺器圖像，莫非載筆攸資。而感興所集，有逾文字，迺於二十三年一月，議建黨史史料陳列館，以專儲守而廣羣覽。二十四年三月經始奠基，將作不憊，翌年夏，工告厥成，分別部居，累月倘定。自總理以及開國諸先烈之圖

像遺墨，符彝兵仗，迺至日用諸器，簡牘檔冊，凡有資感興而昭芬烈者罔不類別燦然部居不雜，耿光赫赫，如在其上，俾覽者肅然瞻對，愴焉動仰止之忱，念繙造之艱難，共貽勉於衛國，復興發揚光大之途，期無媿於先烈，則觀感所及，建國之精神志節，將旁薄彌綸於舉國之人心，共振厲而邁進，非徒任載筆之責者，得資考證而蔚成信史已也。元冲典掌史宬，亦既有年，每念表章潛德，張皇幽眇，旣未敢以自懈，而時艱方棘，寇深堂奧，將欲奮民志而共完恢復之大業，尤非黽勉於發皇黨史之精神不爲功，故于落成之日，爲闡其誼，勒石記辭，以懿當世而告來者。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

張伯純先生傳略

先生名通典，字伯純，號天放樓主，晚號志學齋老人，湖南湘鄉人。民國前五十三年八月生。幼而歧嶷，負異稟，稍長，摹治經籍，暨明儒王、黃、顧、諸子之學，於船山姚江尤有神契；蓋其平生經世之略，匡濟之德，固涵養有素矣。夙鄙夷科舉，不屑爲，以父母望之綦殷，勉赴以慰之。甫成童，一試入庠。弱冠以後，卓然樹立。同鄉如曾左諸公爭禮重之，許爲國士無雙。

清光緒十五年，在南京任江南水師學堂提調，是爲先生從事教育之始。並謂此時治國之大綱凡四：曰正人心，曰求人才，曰理財，曰練兵。嘗與友人翟孚侯書論及之，都萬餘言。後二十年中，吾國主變法者，要不能越是書之規模。而正人心一端，則當世士君子，鮮有道者也。

繼復進而博觀時事進化之勢，究察歐美致治之道，知民族之演進，國際風雲，騁邇東亞，非變政致強，則不足以圖存。憤胡清耑制之蠹國病民，慨然以廓清痼疾，改善政治為任。糾同志圖政治改革，謀摧陷虜廷，建立民治。一時英俊，如蔡鍔、趙聲、禹之謨、秦立三之倫，胥樂為勤助。奔走十餘年，彌歷辛苦，幾頻危殆。當道以其潛力之傾動東南也，甚靳得而甘心，於是先生境益窘，不知者或勸以稍易素履，則喟然曰：「柳下有難枉之道，吾而忍枉道于進者，久赫赫然且貴顯；然奈吾夙志何？志不可奪，君休矣！」謝而去之。同志以是益知先生之皎然不欺其志也。後總理創同盟會於海外，先生在江南首加盟焉。

然自是愈韜晦，兢兢恐人知，維舉昔所斬向之以教育培國本，以實業蘇民瘼二者，汲汲為之弗勦。丙申春，在湘倡辦礦務總局於長沙，外州縣分局十數。其開採龍王山，水口山及黃金洞諸礦，見歲入可二百萬，非僅闢湘中未有之業，而東南礦務實濫觴焉。湘礦在中國居甲選，哲種人久覬覦之，方幸吾國人不知其利而自為之謀，屢思攘臂，染指其間，洎聞是舉，則

皆相顧歎異。尋倡保衛局於省，舉境肅然，爲吾國警政之始。立寶善成機器廠，創用電燈，並設和豐火柴公司，小民之食其利者，男女數萬人。蓋自海禁既啓，吾國百物，除茶絲外，悉仰資歐美，唯湘礦能獲其利，而火柴一項，大都來自三島，唯和豐能分其利。戊戌間，與譚嗣同黃遵憲陳三立諸先生倡南學會，時務學堂、湘報、時務報於長沙，海內名流，一時畢湊。舉湘省民知之昌，學術之盛，蓋莫是時若矣。

庚子初，與同志等擬在武漢發難，未成，東走滬，與容純甫章太炎諸公，發起國會於滬味莼園，與會者數千人，朝野皆震。尋又辦上海製造局，廣方言館等，皆著成績。嗣攜家息居白下者有年。旋任兩江學務處參議，兼編纂學務雜誌。念今日學絕道喪，知育漸進，而德育不修，非拔本塞源，提醒其良知，則放心不收；卽病根永在。力主昌明國學。以勿欺良知爲準則，以通經致用爲指歸。先是，江南風氣銹閉，聞興學，輒羣起指而駭怪，阻礙橫出。先生則排百障，任勞怨，力爲整頓者數年。所倡辦者，有若養正學堂，養正女塾，湖南旅寧公學

等。其明年，應友人公推，監督皖江中學於蕪湖赭山。其施教以知恥立志好學三者爲正鵠。故一時及門，多爲後起之秀，其校中教授，如蘇玄瑛、曼殊、陶成章、夏爾嶼諸君，皆當時知名士，而富革新之志者。以是讒言橫集，遂辭職返寧。由寧而吳。

尋應友人招，至廣西，辦實業。先生夙知桂柳多膏沃，未耕耘。可闢以殖湘吳之民，興南越之利。旣往，專任蠶務，設蠶牧公司於貴縣柳州。跋涉往來，歷數千里，境塗崎嶇，崎嶇蠻烟瘴濕間，乃病足。先生體素偉碩，神清氣健，逾恒人。雖頻邇邐，不少茶。至是，乃鬚髮發盡蒼，漸就衰矣。

辛亥秋武昌舉義，先生聞而馳歸，光復蘇州。

民元南京政府成立，任內務司司長及臨時大總統府祕書。於國計民生，多所擘畫。臨時政府北遷，解職歸滬。旋退隱湘中。于民國四年八月逝世，年五十八歲。所著有匡言十卷、天放樓，袖海堂諸詩文集，志學齋筆記等，皆尚未印行。

西北攬勝序

余嘗閱覽載籍，於皇古之世，吾華族自西徂東，以建邦定國者，其事至壯，下逮秦漢，奮厥桓武，以驅不庭，聲教所暨，西踰天山，北極大漠，迺能保世滋大，歷數千載。輓近政衰俗敝，外族逐來相陵籍，則民氣荼然，岌岌若無以自保。夫盛衰之幾，決乎人事，人事之不修，而委心任運以自安澌滅，豈不悖哉！故於歲之春，秉命中樞，以虔告於我始祖皇帝軒轅氏之靈，迺涉隴阪，覲西海，度流沙、踰昆侖、橫瀚海、經祁連賀蘭，溯河而東，歷時四月餘，爲程萬六千里，於吾先人文謨武烈之迹，罔不燦然，益信吾人苟能振厲，必可恢廓秦漢之前烈，而光垂於無窮，自求多福，寧不懿與！爰命許君師慎於道途所經，志其概略，綴以圖象，以詣國人，由是而廣其聞見，發奮自厲，以重昭我黃祖之耿光大烈，亦國人憤懣啓發之資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雙十節

西北攬勝序

一二七

白華草堂及玉尺樓詩序

雅頌衰而楚騷作，兩漢而後以詩鳴者，雖代有其人，而或病於噍殺，或墮於靡曼，或傷於愁苦，蓋正聲既熄，其上者亦祇能得楚辭之一體，而於大雅中正之意寥然天壤，其隨俗學步者無譏焉，風氣所趨，足觀世變，雖有大力莫之能迴，何其衰也，輓近數十年來醇樸既衰，人不說學，大道凋瘵淫哇日張，其稍習爲聲詩者亦惟纖巧浮豔之是務，或則怙滯艱澀呻吟刻畫，味漓而意鑿，上無以企二雅春客雅正之風，次無以追兩漢深醇典重之美，下亦無以繼盛唐弘麗鏗鏘之音，國本陵替正聲銷輟，其盛世元氣淋漓河聲嶽色之辭，固寂然闐寥，卽求一二商聲變徵，以紓亂世激昂不平之氣，若國殤懷沙之章者，亦邈焉難再，此匪特材力之薄也，舉世滔滔無真性情無真胸臆，務汨沒其良知，而相率於傾側浮僞貪饕蠶諺機械變詐之途，正氣淪喪，邪曲縱張，影響所被，迺及聲詩，求其得楚騷之一體者亦復不可攀，緬懷清廟

明堂之什，赤蛟天馬之章，和志反情極天蟠地者，有不勝其低徊者矣。默君平生不欲以詩鳴，然自髫齡受書，於有韻之辭，聲入心通，好之偏篤，少長涉歷既廣，且觀亂離，愍風雅之銷沈，慨綱維之滅裂，感物興懷，觸緒紛綸，遂多豪宕感激之音，得變徵楚騷之意，雖不刻意求工，而寄託遙深，邈爾孤往，譬之孫公和登蘇門山劃然長嘯，石破天驚，又如唐文皇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洋洋足令虬鬚氣慄，蓋其自紓性靈不事雕繪故能修詞立誠，銜華佩實，而自成其爲默君之詩也。默君嘗有句曰，自有清剛在詩骨，欲扶正雅起騷魂。予之所以評默君之詩者，意亦猶此矣。今默君輯其所作，爲白華草堂詩玉尺樓詩各一卷，因爲書數語，縱論流變，旣以寄慨於正聲之微茫，且期默君之涵泳深醇，上攀風雅，以匡末俗之卑靡。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

西北隨輶記序

學問之途至廣，學者必博涉閑覽，乃能取精用弘，而不囿于固陋，聞見既博，則貴慎擇約守，始能確然自得，而不流於空疏。故孔孟皆周流列國，遍諮旁求，其學遂日趨於博大，而顧亭林涉歷關塞，載書自隨，所至諮詢，廣大而能平實，此皆治學者之儀型也。西北諸省，爲吾華族所自出，古代文化之焜耀於史策，以逮漢唐之文教武功，流風餘烈，罔不炳炳可考，今北陲戎馬縱橫，堂奧告警，西北之繫於國防者尤重。余旣夙慕張騫玄奘諸君橫絕大漠，遍歷諸國，訪諮政俗，探攝學術，其所以光大吾民族文化者，聲施至弘，故於二十四年自春歷秋，周游西北，考其政俗文教，地方特產，關塞險阨，山川形勢，以逮古代史蹟，莫不燦然，益信吾華族之鉅人先德，所以剏造經營，以詒我後人者至大，吾人若不能善固吾圉，鼂勉自力，則孰能倖存於今日異族耽逐之世。緬懷往哲先烈之奮其毅勇，翦除寇讎，以挽銀

河而洗甲兵，精神赫奕，如在其上者，有不愧恥交集，容身無地者哉。故命高生良佐就隨行聞見，據實紀錄，成西北隨輶記十章，凡二十萬言，以餉國人，爲西陲考鏡之資。若由是而更擴其聞見，識學問之無窮，感地力之博厚，以共從事於西北之研究與拓殖，以北攘兜頑，西靖烽燧，而重還我漢唐之舊觀者，則此一編之作爲不虛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元旦

治學自敘

寒宗自明以後，累世業農。余自髫年，漸有志於墳索，就學私塾，每於塾師架上抽假數帙，攜歸閱讀，越數日又往抽易以爲常，然所讀多無統系，所耽在筆記雜劄諸編，以其文不艱深，敍事多委宛能盡人意。十齡讀史記，大愛好之，自是始有志於史學。先慈聞里中故家有藏書出售者乃以銀二餅得書一巨簏歸，其中有紫陽綱目及明戴義輯之廿一史文鈔，雖多殘短，已侈然自以爲坐擁百城矣。

庚子以後，新學書漸出，乃得讀地球韻言，天文歌訣。全體通考，富國策，盛世危言，泰西新史攬要諸書，由是而抵掌談時務。讀書目答問，四庫總目提要，文史通義，始究心目錄之學及學術流別。癸卯。擬治學紹興府學，因疾不果，然是時徐伯蓀秋璿卿諸君皆在越講學。甲辰乙巳之交，漢幟，醒獅，民報，黃帝魂諸書報皆漸流布，國粹學報亦已刊行，越郡

圖書館且多陳列備覽，於是民族大義，所感甚深，而於鄉邦文獻，尤好讀黃梨洲遺書。己乙年乃在鄉設廣智學會，會友各須認讀書報，纂寫劄記，每週聚會討論以證心得，並作學術講演，實際則為研究民族主義，會員中有負責於每月向上海密購民報等送會互相傳閱，此後一部分會員多加入同盟會，則當時學會之效也。

丙午以後，治學杭州，課程之暇，多就圖書館假閱史部及叢書，此數年中，閱書最多。嘗讀諸子選本，教師戒以選本文離破碎，不足窺學術之全，乃專習管子。昔家居時，嘗治性理諸書，并倣袁了凡作功過格者數年，入校以後乃習為日記，今猶存數帙。自後居東居滬，續有記述，然行事因多宜祕，故每中闕，而自民國七年後至今，十七年中絕無間斷，今已得數十冊，蓋以養有恆之習，亦以自省其立身行事也。自庚戌閱壬子三數年間多治法學家言及憲法，故於民國元年在上海操筆政，關於憲法問題，與法學家某君多辯難之辭。而癸丑宋漁父被戕案作，租界當局認應桂馨寄居租界，不允引渡，予乃援據法理，以犯事地在滬寧站屬

中國，應犯爲中國人，殺人爲刑事犯，故應交中國法院訊理，乃卒得將應犯引渡，此又當時一小小故實也。

癸丑亡命東京，於協助，總理孫公黨務餘晷頗能讀書，除瀏覽政治典籍，撰著民國雜誌文字外，溫治舊籍，日有常課，如文選漢書等，皆經全部圈讀，又每夕除作日記外，另以一冊考驗修養，曰省察日錄，又以一冊記讀書心得，曰知媿日劄，得間則更裹乾餠至帝國圖書館作盡日之閱覽，如是者亦歷年餘，乃得幸免荒蕪。

自民國六年，從孫公護法粵中，羊城自阮芸台陳蘭甫諸公敬教勸學，文獻所萃，書肆林立，故暇輒蹀躞其間，罄微資以購之，所貯乃漸增。嗣後往來南北，通都僻邑，職務之暇，輒以徜徉舊書肆爲樂，每歸則煤墨盈手，塵土堆襟，而其癖不改。相知有覓予而不得者，乃往往於舊書肆中遇之也。

民國八年後留居歐美，多治經濟社會學，聚書之願益奢，而西籍價昂，不易多購，除必

要之書外，則亦多於舊書肆中求之。彼邦以圖書館普及，而居舍隘不易多存書，故偶購新書讀後輒廉值鬻之書肆。而遊舊書肆者，如能細心物色，則往往可得數月前新出版之佳書，而其值僅爲三分之一或半價者。余每週之末，至少必以半日銷磨於其中，而偶得佳本，則挑燈披誦，每至宵分，以是歸國之頃，得書亦達十餘巨篋，凡政治歷史經濟社會諸參攷所需要籍，大略備矣。

居歐美數年，治學之餘，兼以攷察經濟組織，勞工狀況，及各社會主義團體，其間主旨紛繁，派別各異，然因時制宜，隨環境之需要，謀組織之適應，充實內力，振作精神，則大致皆同，關於調查所得資料，及各團體出版，數亦極多，除一部分排比利布外，年來人事卒卒，尙未暇爲全部之整理也。

近數年中，人事栗六，然聚書之願，亦與日俱增，所到之處，輒多搜購，而史部地志，朝章國故，及明末諸遺老著作，皆所篤嗜，每聞書肆新刊目錄必加循覽，酌爲選購，因意在

參稽，故多爲普通版本，且諸務輯集，亦未獲按時研習，作輶無常，學殖荒落，彌用自慚。

比年外侮漸臻，民俗浮脆，頗擬以心理建設之義，勉人以濂灌舊染，發皇衛國之精神，並致意於歷史鑑識，民族文學，以充實教育，喚起民衆，藉收明恥教戰之效，自媿寡陋，少不聞道，然區區之志，行已則勉葆有恆之習，於學期免於怠荒，於人則諄諄致其惟智識乃能救國之義，瘡口曉音，垂涕而道，冀共躍勉前進，以充實人羣之智能者，進而充實國力。要知現代惟智能優越之民族，乃能自求生存，大言壯語，悲憤激昂，於實際皆無濟也，謹持此義以自勉而互勉。

玄圃詩存目錄

登黃山天都峯

十九年春錫山梅園探梅兼覽蠡湖諸勝偕默君

四首

泰山秋曉

二十一年元旦湯山休沐偕默君作

癸酉夏集匡廬萬松林精舍分均得關字

廬山道署用遠公均

癸酉秋送默君典試大梁用醇士均

汗闡校士酬次公均

玄圃詩存目錄

二

癸酉重九集清涼山掃葉樓用龔半千半畝園詩分韻得吾字

癸酉夏歷九月六日默君攬揆之辰時方典試京闈高考寄詩祝之 三首

二十四年春中央命禮黃帝橋陵中部

謁周文武王陵畢原

謁秦始皇帝陵驪山

玄鶴篇 有序

題金陵老萬全酒家

重游黃山雜詩 五首

雲谷寺再謁檗庵大師塔 有序

雨中自獅子林赴松谷

松谷夜宿偕默君君豪

松谷雨中度重陽

自蓮花溝赴天都峯

南行詩艸 二十五年丙子秋此公最後遺詩也悲夫

從化溫泉宿若夢廬

貴縣謁石翼王亭

過岷崙關懷狄武襄

柳州謁柳文惠祠

玄圃詩存目錄

桂林游覽錄棲霞諸巖並泛舟陽朔

三首

玄圃詩存

紹興邵元沖翼如著

登黃山天都峯

天都崔巍浮雲中
排盪靈氣陵虛空
蓮花低首不敢抗
青鸞獅子皆臣工
我來駐足天門坎
一線纔有窺徑通
壁削萬仞凝苔蘚
鳥飛不度猿猱窮
古來此境人不到
天闕久闕塵凡蹤
文士歌謡等夢想
臨厓徒羨冥飛鴻
咨予平生勇登陟
未探絕頂寧能雄
况今四海多戎馬
胡不騰身軒轅宮
翻然直上決無悔
手足攀援超距同
汗流氣喘神不懼
猛志直欲開蠶叢
盤旋萬折縋幽險
闖闔誅蕩乘天風
玉牀

丹竈宛然在翠芝靈草流青葱奇松夭矯破石出柯如蒼玉根青銅
抗風戰雪不知歲直與造化同始終空中恍聞張廣樂又似羣后繆
霓虹清虛已見通象緯至道何異詢崆峒雄秀旣媲泰華岱博大更
奪恒與嵩羣峯俯視皆邱垤但見下界烟濛濛安得招彼浮丘公神
寒骨重青雙瞳流霞再酌顏色紅沆瀣一氣驀高穹坐看日月西復
東

十九年春錫山梅園探梅兼覽蠡湖諸勝偕默君

四首

碧玉渟泓一鑑開寒香萬本費栽培水村處處輞川畫可有花光入

夢來

香雪無邊破碧寥諸峯聳翠壓春潮江皋冷豔年年發野鶴無心未可招

香沁詩脾洗醉紅高樓寒翠挹天風繁花如雪春如海萬頃湖光旭照中

鬱鬱天馨發古枝不隨凡豔翻新姿湖山留得春長在林下風流有所思

泰山秋曉

飛流天際垂散作千條玉光迴石上楓澄鮮亂朝旭

二十一年元旦湯山休沐偕默君作

寒煙媚疎林大地迴春曙出郭遂幽悰靈泉一容與道爲斯民康塵
豈元規汚衆芳信搖落相期葆貞素邈然荆茨間遠嶂散重霧

癸酉夏集匡廬萬松林精舍分均得關字

飄然攜手躡松關蘭緒風流若可攀浮世已隨蒼狗換勞生偶共白
雲閒瀑懸三疊飛靈澍香散諸天破醉顏一抹匡山青未了抱琴林

下聽潺湲

廬山逭暑用遠公韻

杖策事幽討消搖窮林跡飛流天際垂空翠巖間滴昔賢尙嘉遯外
物情自適險遠旣匪阻深秀於焉闢遂令造化奇一一洞無隔曠然
覽八紜若振培風翻涼意濯靈襟爲道資日益

癸酉秋送默君典試大梁用醕士韻

鸞節天風送壯游梁台高詠動清秋駿驥此日空闔闔龍戰當年屬
豫州榆塞狼烽寒角咽隋堤鶯柳暮煙收匡時賈董紓弘策盪虜迴
瀾倘可酬

汴闡校士酬次公韻

梁苑秋高雁影寒
嵩岑遙翠拂雲看
衡文玉局流聲遠
作賦金門繼躅難
好貫長繩羈逸駿
還憑健筆湧飛瀾
大河決漭靈鼉上試取任
公百尺竿

癸酉重九集清涼山掃葉樓用龔半千半畝園詩分韻得吾字

淵明昔辟世栗里逐清娛榮鞠制頽齡春醪樂繩樞矯矯柴丈人埽葉荒城隅一樓容野逸半畝足潛夫兩賢接千載迹睽理莫殊肥遜

見貞亮清風厲頑愚寂寞三百年高會追前模連鑣集俊彥照座皆
驪珠北辰共衆星南州會諸儒芬華曠異代文采動三吳極目大江
流寒暉映菰蒲時艱思無逸敢云茅可誅發軫陟峻阪振轡歷脩塗
抗志陵歲寒養素葆眞吾

癸酉夏歷九月六日默君攬揆之辰時方典試京闈
高考寄詩祝之

霜飛大江秋霞蔚鍾陵樹鎖院闕清嚴濟蹻集鶴鷺之子秉文鈞羣
才出陶鑄奎光奪紫微明堂奏韶謾慶茲攬揆辰秋色清且婦金精

可駐顏繁英凝仙露殷勤勸一觴芳尊酒深注

九秋氣之肅景星萃天河北江耀文采（洪稚存誕於九月初三）蓮峯激

頽波（王船山九月初一）龍川氣巖巖（陳同甫九月初七）獨漉節峨峨

（陳元孝九月二十五）晦翁（九月十五）與陽明（九月三十）名德孰與多一

老文潞國（九月二十九）黃帝朱顏酡大哉古今彥與予相應和予其

再晉觴酌子金叵羅

晨起步東籬秋英繁且好持此歲寒心與君恆相保君才麗以則君
氣清而灝鸞皇翔高旻文禽泛蘭沼剛健涵流利新辭敦古抱詒子

黃金華翠袂擎仙葆菊以引昌齡詩以侑難老勸子觴三多祝子長

壽考

二十四年春中央命禮黃帝橋陵中部

橋山沮水五雲飛虬柏嵯峨聳翠微萬古冠裳開郅治九天風雨下
靈旗阪泉三戰玄黃血廟貌長懸日月暉瞻拜漫興多難感重光還
仗一戎衣

謁周文武王陵畢原

畢原雲氣護崧嶢涇渭春波漸欲潮岐下鳳鳴靈德在孟津魚躍陣

容遜文謨武烈承三代關雎麟振繼九韶我亦陝封舊苗裔甘棠遺
蔭仰重霄

謁秦始皇帝陵驪山

六國不自恤六王皆駸豎縱橫術旣窮割地心徒苦秦王奮桓桓定
策資羣輔法治更農戰政脩迺經武長組繫降王取亂勢莫禦驅胡
奮北征強虜孰敢侮威旣震諸蠻功允垂萬古弘遠見規模百代資
儀築世促劖烈崇凡淺焉足覩我來驪山趾懷古增延佇峨峩仰高
丘盛事景不緒世衰么匿侵侏夷蹙堂廡帝儻駕六龍依天發強弩

灑掃四海清金甌完神宇漢道必重光秦風庶可舉高吟擊楫篇同仇歌破斧

玄鶴篇

有序

二十四年春余旣謁橋陵遂踰隴阪涉涇水登崆峒念軒后之不烈企廣成之玄風爰遍歷諸峯於南臺之麓忽覩玄鶴一雙翱翔而上縕羽丹頂啄跗皆朱展翅如輪振翮迴翔高舉入雲觀之驚歎志稱玄鶴當黃帝時曾與聞廣成子至道帝堯甲申年曾一見於世嗣是四千餘載見者蓋渺清乾隆時平涼守汪君數數登山迺獲一

見詫爲瑞慶刊圖作歌張之又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而形定則雙
鶴之爲數千年神物蓋無疑義余以俄頃登陟獲瞻太古靈禽毋亦
軒后赫赫之靈欲以弘濟艱鉅責之藐躬特予啓示敢不勉焉爰敍
短引申以長謠

昆崙巍巍羣山宗東來一脈高崆峒六盤鳥鼠莽迴互散爲五嶽青
濛濛神秀所蘊萃靈異至人道妙與天通廣成窈冥遊無極軒后再
拜承下風抱神返聽形自正清靜守一持其中龍虎陰符載玄德赤
松黃石方青瞳當時與聞至道者一雙玄鶴雲臺東餐霞飲露五千

載旁薄元氣無始終我乘天馬徯西極披雲陟巘趨靈宮垂珠翠屏
紛秀巉琉璃泉水飛清淙石芝松花林丹碧洞房邃宇開玲瓏靈禽
欲覓意超忽闔闔軼蕩烟霞重傳聞堯時曾一見後來寂寥希其蹤
山中道人夢不到頭童齒豁心憧憧臨崖低徊三嘆息安得玄鶴來
相從天風忽送雙鶴至警自深谷陵層峯縉衣玄裳曜丹頂赤啄朱
跗暉朝紅盤空輪囷摩健翮流雲掣電騰高穹對此讚歎心骨爽便
欲驂駕超虛空太古羽仙一朝遇瀨氣泠泠蟠肝胸頗疑凡軀有仙
骨或云正直能感通侏夷無休吾何詛縱有人阨非天窮方今四海

困驟艷轉徙焦爛哀蛩鴻帝鑒至誠肯來格丘山任重嗟匪躬肅然
稽首誓於帝盪滌羶穢瘳疲癃羿彀一發陽烏死武成告廟颺神功
題金陵老萬全酒家

苑柳絲絲護曲房南薰吹夢醒高唐紅燒一去無消息風過秦淮帶
酒香

重遊黃山雜詩

雲谷寺再謁藥庵大師塔 有序

藥庵大師即明遺民熊開元嘗赴難南都事敗棄家爲僧卒葬

黃山擲鉢峯下余春間曾捐資重修其塔

落日揮戈鼎已移嵯峨大節竟何施歸來擲鉢空山裏頭白林間聽
子規

松谷夜宿偕默君君豪

松篁流韻散巖阿石髓飛青激素波山寺一鐙同夢處林梢新月晚
來多

雨中自獅子林赴松谷

峯峯雲氣太縱橫十里霜林自在行爲愛石泉清澈骨不辭山雨打

頭迎

松谷雨中度重陽

纔從獅頂觀雲海，又向松庵度石梁。
霜醉楓林人醉酒，四山風雨作重陽。

自蓮花溝赴天都峯

蓮溝突兀攢丹碧，照眼秋光蜀錦敷。
山雨欲來嵐翠暝，一襟靈氣上天都。

南行詩艸

七首二十五年丙子秋

過從化溫泉宿若夢廬

地火蒸陽液潛竇洩靈瀨迴峯三百里清汎遞映帶烈泉噓融風蒸
沙已癘癩夷疑丹竈經巧嗟化工汰一酌療療疴三沐淨塵塈暘谷
信非虛上池豈足大飛虹百丈泉浩蕩陵無外夜靜松風寒寂然虛

萬籟

貴縣謁石翼王亭

大漢男兒歌破斧手提三尺盪胡虜剽騎北伐勢莫當翼王矯矯人
中虎惜哉中朝亂無序自壞金甌彼纖豎蜀川星隕天所哀精爽耿

耿沒猶怒西江連漪夏屋渠魂兮偷來娛茲土豐碑嗟峨民不忘我
來拜王淚如雨

過岷崙關懷狄武襄

危巒重險負難攀氣壓南疆鎮百蠻如見武襄英略在輕騎三鼓奪
雄關

柳州謁柳文惠祠

柳侯文章伯清辭鬱瑰奇早交劉韓徒酬倡鬥險巇一朝鈞黨籍竄
跡南荒渭南州瘴煙聚椎結言侏離候來施教化政惠民得師通道

祓櫟歲疏鑿出清瀾敦化變狉俗皞皞樂醇熙民奉侯如父侯沒民長思荔丹蕉旣黃民爭荐侯祠至今念遺澤深泓視羅池我來千載後廟貌肅威儀作歌以贊侑鬢髮靈旗吹

桂林游疊綵棲霞諸嶺並泛舟陽朔 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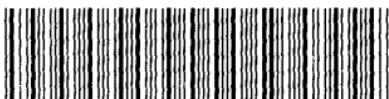
桂林山水區不到夢亦慚化工費珊瑚勢欲萬象涵嗟峨石骨露深秀天柱剗森然拔地起一一青瑤參連駢與突立極目皆險巒譬彼虎賁士峨峨植戈談迺知覆載內靈奇待窮探大哉宇宙祕獨擅南

疆南

湛湛灘江水繚此萬玉峯清流見倒景蕩漾青芙蓉山光曳秋姿殊
態皆玲瓏垂或若象鼻矗或若高幢峙或若鬥雉挺或若長鋌舟行
百里間目駭情未窮流霞映迴谿餘綺炫青紅始信陽朔美永誓魂
夢通

秉炬躡幽險更詫洞壑奇疊綵與棲霞鬢鬟神鬼爲深房象天闕密
宇懸罘罳巨鯨掉尾游龍伯角鬢鬟日月若在上錦鯉躍雲楣萬類
靡不肖巧豈人力施心驚墜九幽谷口忽明輝詭觀怵心魄目眩氣
敢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167B

玄圃遺書特輯 正誤表

序

| 頁數 | 行數 | 字數 | 誤 |
|----|----|----|---|
| 六 | 四 | 六 | 逐 |
| 七 | 六 | 九 | 緒 |
| 八 | | | |
| 逐 | | | |
| 遂 | 渚 | 正 | |

玄圃詩存 正誤表

| 頁數 | 行數 | 字數 | 誤 |
|----|----|----|---|
| 五 | 六 | 七 | 無 |
| 六 | 七 | 九 | 坐 |
| 八 | | | |
| | | | |
| | | | |
| 自 | 生 | 數 | 正 |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者 翼

承印者 京華印書館

社

8810